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監生臣劉天綸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七

明 王直 撰

墓表

贈主事尹君墓表

景泰元年三月天子嘉念任職之臣思所以寵褒之以奬勵有位俾與於事功詔凡有勞績者皆賜之誥勅而封贈其親於是文選員外郎尹弼得贈其父時中為承德郎文選清吏司主事母吳氏贈安人弼既拜賜録副

以焚告墓下則來告予曰先人不幸棄諸孤今三十年矣惟其平生實有令德而未獲沾一命以卒茲荷朝廷嘉恩羣臣得贈官第六品榮幸大矣惟先生賜之文以表于墓以彰上之賜而昭先人之德永永不朽此不肖孤之願也敢以請予嘉其孝故不辭按狀君諱庸字時中世家宜興之亳溪其曰亳溪處士者君之號也祖俊卿父伯敏皆有隱德而不仕以貲富臨一鄉君年十二已屹然異常人父為萬石長歲當詣闕聽命而病不能

行或議以家人代君曰幹父之蠱子道也且有子而以
家人代不幾於罔上乎不可我其行矣有司善其言許
之比入覲力弱不能前衆抱負以入聞者壯之卒成事
以歸其於忠孝之道蓋出於天性人謂尹氏有子也既
長事二親盡孝左右順承務得其懽心居閒讀書窮理
攻於詩娛意翰墨以古人為法不求仕進人或勉之曰
吾門戶事殷而親多疾朝夕奉侍且不暇何暇於仕焉
少游吾師也親沒葬祭以禮而哀戚過之益絕意於仕

居傍別構一堂扁曰清趣軒甃石鑿池雜植花卉極溪山之興客至相與閱圖書雅歌投壺賦詩飲酒歡洽終日歲時宴宗族長幼必以祖宗積德垂慶之事相勉勵而期紹續於無窮鄉人之貧乏者周之有不能平者必喻以義使各適其平無不悅服皆以王彥方竇禹鈞比之嘗從儲思順先生學思順老無子失所依復迎致師事之死則具衣棺葬焉其善行多此類鄉人歌詠之生於洪武甲子二月初八日而以永樂癸卯十一月十九

日卒享年四十妻吴氏安人有淑德後君四年卒子男三孫男六其葬以次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墓在其鄉演西之原於戲天之於人既賦以過人之資則必與之以出衆之才而俾之立絶俗之行此天之所以成賢者也君自幼已知君臣父子之誼而力行之至於孝敬惇睦慈惠振施凡有所為必本於仁義表然為鄉里之望其聰悟夙成可謂偉矣惜未至高壽其所樹立未大顯於世然有子之才而獲乎上者如此是亦可以不朽矣故

表諸其墓

郭公子齊墓表

公姓郭氏諱肅字子齊吉水之富口人也幼聰敏喜學而端重簡默寛厚平恕自念世為簪纓家欲有所立於世從前進士歐陽師尹受詩經習舉子業業成以教于鄉未暇仕也會弟子淳卒而老母在堂凡諸薦辟皆不就惟以養親為事極其愛敬而親之心樂焉撫弟之女如己女備貲裝嫁之嘗一出遊歷吳楚巴蜀覽其山川

之勝而見之歌詠既歸益自得勢利紛華不以動其心
理田園創室廬課僮奴事耕稼延明師以教子孫賓客
至者則相與觴詠終日言動威儀皆中禮節藹然有古
君子之風縣大夫敦迫為耆老每有所訪問公必具利
害之實盡誠以告之事多聽從而民陰受其賜人有不
平質於公公決之以理莫不意滿而去既老謝事以家
政付其子杖屨逍遥閭巷間怡怡然樂也性好竹環其
廬皆種之元進士艾元暉嘗以筠陰名其堂且為之記

公亦曰竹吾友也吾樂與之處雖老不厭自號筠陰老人鄉人知公之比徳於竹也尊之曰筠陰先生京師士大夫亦有為賦之者公既與竹為伍因杜門不復出郡縣行鄉飲禮為大賔則往焉平生重義輕財洪武中有姓陳姓毛者舉貸於公往中鹽約倍償公後二人得罪沒入之公曰吾不用索也即焚其劵里有劉潤二客四川不歸妻亡遺一子在襁褓公收養之劉歸即遣還永豐錢以文家貧無以養親鬻其弟於公以文死母訴無

他子承祀公惻然還其母鄉人有嘗受傭者至老無依行過公門憐而飲食之留三日而卒為具棺葬焉凶歲發廩平糶給米與貧人煮粥以食餓者其所活尤多公之素行類如此郭氏系出唐汾陽忠武王後唐有在徽者為鴻臚卿以直言忤主謫廬陵其子因居邑麻江代有顯者後又遷吉水之桐江至縉夫始徙今富口縉夫子幼安為里孔氏贅壻生子季誠季誠生祥叔祥叔生士賢公之曾大父大父父也皆有隱德然皆冒姓孔至

公復姓公生於元至正丁亥四月廿八日以宣德乙卯七月廿七日卒享年八十九是年缺月缺日葬於其里之樟坑公所自營也配廬陵毛氏有賢行白首偕老相敬如賓年九十八而終二子長惟寅能世其家次惟聰先卒孫男四女三曾孫男十三人玄孫男四人古之君子有其德則必受福於天洪範所謂福壽康寧考終命而皆以德為本然子孫之衆不與焉南山有臺之詩人以無疆無期言君子之壽矣然亦推本於德故又曰德

音不已德音是茂至於保乂爾後而止焉夫既有其壽而又裕及其子孫此可見福之備而德之至也公孝於親友於兄弟而恵及其鄉之人天既以眉壽報之而子孫之多且賢又足以充大其後詩書所載蓋兼而有之於此可以觀公之德矣用是表於墓上過者其必式諸

徐深之墓表

宣德辛亥九月三日黄巖徐深之以疾卒於家年四十四明年十一月四日葬其邑靖化鄉豐嶺之原葬十三

年子簡為禮科給事中乃來求予文表諸墓徐世為儒家深之曾祖谷祖祐皆不仕父新取進士為監察御史南康令有譽於時深之少喜學於經史無不讀而尤篤志於圖書窮性命之源探隂陽造化之妙以無他兄弟不復求仕進惟肆力於文章一時學者皆自以為莫及也方八歲時喪其母痛不及致養歲時奉祀悲泣不自勝父歷官中外深之未嘗廢覲省當其倦而欲歸也即豫營別業極景物之勝既歸朝夕左右致其樂父之心

懽焉族母陳氏老而獨深之養之如母旣卒以禮葬之
從姊歸李氏困於役至骨肉離散深之為完其母子且
割田食之鄉閭之貧者皆周給焉凡所交遊多賢士非
其人絶不與往来治生不用他道理田園之入而加以
節儉故能裕於已而有以及人娶包氏蘄水令爕古之
女子男四長即簡深之志慮深沉言行純篤足以得其
壽而乃止於斯此君子所以歎夫天之不可必也雖然
世之人至於老而死者蓋多矣似若過於深之也然脩

於己者不能如深之又不能皆有賢子孫故卒與草木同腐而無所聞於人深之文行表然見重於士大夫而又有簡者為之子汲汲以顯親為事播之文字刻之貞石傳之天下後世則深之為不亡矣是以君子貴能善其身而尤貴乎有後也予既重深之而又嘉簡之孝故為文如此使刻於墓上

太孺人謝氏墓表

謝故歙人居邑之黃山宋諫議泌之裔有曰子敬者博

學勵行娶羅氏生太孺人端靜淑善閑於女工年十六
歸同邑方永進甫時舅姑在堂太孺人執婦道謹甚舅
姑皆稱其孝宗族無間言躬勤内事儉約以自足晝夜
紡績織紝以資其家永進甫充拓舊業田廬有加於昔
時太孺人之助也永進甫好與賢士大夫遊太孺人能
成其志為具酒饌諧宴樂雖累日不厭待娰氏如姊視
諸姪諸婦不異其所生苟有未至徐徐訓誡之不厲色
疾言撫其下人衣食必均一於親戚隣里皆有恩篤意

教子每夜誦書輒賜飲食賞其勤季勉取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謁告歸省太孺人喜動顔色勉欲求教官以便養太孺人訓之曰吾聞為忠臣者不暇顧私親爾當盡心以事上勿以我老為念也及勉除太常博士能舉其職朝廷推本於父母之賢贈永進甫為太常博士階文林郎與太孺人俱受勅命人皆以為善教所致也宣德六年正月　缺　日以疾卒距其生元至正戊戌十一月　缺　日享年七十四子男三曰宗仁勉以卒之年二月

七日葬于邑之白楊山勉後為監察御史陞湖廣按察僉事至是考績來京師自述太孺人之行為書謁予告曰惟先妣實有懿德今葬已十六年而未有文表于墓上無以示久遠則勉為不能顯其親將何名為人子幸嘗辱知於先生敢請一言以託不朽願勿辭予觀經傳所載諸侯卿大夫夫人以至士庶人之妻所以稱賢於當時可述於後世者孝敬以事長禮義以相夫仁以逮下恭儉以治其家寬裕慈惠以訓成其子非有甚高難

行之事也然人之能者鮮矣今觀所述太孺人之行盖無愧於昔人誠可謂賢也以是而表諸墓豈不亦永有耀哉故次第書之而使鑱諸石

華林胡處士墓表

華林在南昌奉新宋左衛將軍胡侯藩始居之其子孫最盛多散徙唐侍御史戴生南唐膳部員外郎璫則仍居華林後有邦本者又自華林徙南康之建昌其曰均用才卿用成者則處士之曾大父大父父也盖居建昌

幾世矣而處士猶以華林自號不忘本也處士諱原字文端自幼謹敏喜讀書選為郡博士弟子以心疾辭閒居博覽載籍讀郭璞葬書有感於乘生氣之說歎曰凡人居宅亦猶是也豈獨死者所藏哉求之篤造之深然不喜自衒嘗出遊見道傍敝舍主人窮瘁不自聊憐而視之曰地雖善而弗能乘生氣無怪其若是也為辨方正位令改作不通姓名而去後數年遇其人於途拜曰公為我相宅令改造之由是家益裕思欲報公而未能

今遇於此幸也因邀至其家處士固拒不往曰吾豈為利哉又能以人生年月日時考星辰所值而論其吉凶有奇驗然與人言必依於理以其從逆為禍福之應其言引物連類善開喻人意雖暴悍者皆服從愛人惜物本乎天性故人有張姓者負鹽糧官責償甚急處士貸以貲貨直萬緡張得釋而卒其子貧甚處士遂焚券不復言嘗出市物遇貧不能存者悉以所持錙與之徒手而歸其他鮮衣推食以濟寒飢施藥物以救疾苦見有

鬻生魚鳥者買縱之此類尤多然嫉惡殊甚必去之乃已嘗經武昌見有惡少年數輩在市攫人財衆莫敢誰何心憤切焉明日使奴持橐裝往爲市處士迤而從之少年出竊其橐執一人送官窮治皆伏法衆莫不稱快其行若是非所謂好仁急義者邪兄孟端爲蜀府廣備倉副使處士往從之時其爲紀善有女方擇壻愛處士賢遂妻之處士因留蜀中獻王聞之屢召見與語輒竟日賜予甚厚欲舉用之復以心疾辭蓋處士之疾久矣

每發則痛楚數日不能食竟以是終洪熙元年九月廿四也享年五十六是年十月初一日葬錦城北黄泥溝之原妻馬氏有賢行生子男二長曰鼎次早夭女三人孫男二女一處士葬已二十年鼎以才徳被薦為都察院檢校至是持處士行狀来請曰先人之葬宗文禮部公銘其墓矣而未有文表于墓上惟先叔父僉憲君實與先生同年鼎嘗辱教焉先生幸哀先人之不遇而賜之言得表見於後世則死而不朽矣子惟古之君子之

有善也雖不遇於其身則必有遇於後若處士之行應仁義而不得一命之榮以博其施慶澤之流至於鼎而始顯鼎又能以善自治則其進也將益大處士之德豈不於是而可徵哉故表諸其墓

義民胡有初墓表

燕山胡氏分自奉新之華林蓋宋太子左衛率藩之後藩有子六十人多散徙而華林之族為最盛其後有諱雅者官吉水因家邑之燕山則公之族也公曾祖正可祖

發父謙中皆不仕謙中娶劉氏生二子其次則公也自
㓜喜學屹然如成人受業於解先生原愜張先生伯頴
又從其叔富順丞某遊學日益有聞達於義利之辨未
嘗苟取早失二親痛不得致養歲時祭祀必誠必敬兄
秉初亦早喪長育其孤女而嫁之一不異已女事從兄
重初極愛敬教諸子弟必勉以經術取科第里人有不
平者質於公公為辨别是非不曲隨苟止見有違於義
者必陳義面折之雖始不堪終皆愧服家多積穀有稱

貸者視他人減息之半凶年則免償歲甲寅大饑饑民至操兵為盜柯遅理縣事以為憂公曰勿憂也此但求食耳賑之當自定首出穀一千石佐縣官柯喜稱公為大丈夫作詩美之諸富民稍稍皆出穀以助賑施吏部侍郎趙公巡撫至縣又於公勸分公又出五百石趙公大悦上其事天子嘉之降勅旌為義民勞以羊酒復其家於是公之義聲聞天下天下富民皆化公所為爭出穀以濟饑而義民之旌亦滿天下晚年營别業以佚老

名曰貧莊謂其子若孫曰吾非貧者慮尒曹為富而害義此所以訓也昔洪武初法制未備公兄弟早孤豪橫多侵奪其產及稍長智畧過人奮然欲有所為諸豪知不便於已出力沮抑之公謂兄秉初曰必去是吾乃有寧宇秉初奇之縛其渠訴之京皆得罪而胡氏遂復舊觀由是人皆憚公至老而篤於義厚於施而人復愛且重焉公非殊於昔也皆義之所當然也以正統癸亥十月廿四日卒享年七十有五兩娶龍潭曾氏皆早世繼

以雙溪劉氏有賢行子男四其葬以甲子正月四日其墓在里中大木坑之原子昕來京師求予文表諸墓嗚呼義者天之所賦人之所同得者也推而行之豈以為名哉然而名必歸之者上之人所以勸天下之為義者也由是人皆賴之而適自公始公之惠利其大小可知矣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又曰君子義以為質然則謂公為君子豈不稱情也哉故表諸其墓

周功懋墓表

功懋諱勉姓周氏吉水泥田人正統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南京之寓舍年五十七從子謙奉柩歸以缺年缺月缺日葬于其鄉其山之原弟翰林侍讀功叙既銘其墓矣復求予文刻于墓上以表著其德俾永永不朽予嘉其意故不辭周氏世儒家功懋曽祖聞孫元貞文書院山長祖觀贈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父岐鳳累官至兵部職方員外郎母彭氏贈宜人繼母王氏封宜人功懋少喜學以舉進士為業弱冠父命理家政

凡四十年一門之聚常百二十餘口公私百需皆功懋
主之蓋自山長以來不異爨至職方尤篤義不倦二弟
早亡皆撫育其孤功懋克承厥志内外雍睦無閒言孝
於二親職方在遠外間歲必往省有疾躬侍湯藥事生
送死極其誠敬無違禮而哀戚之情過之友于諸弟本
乎天性其言煦煦未嘗有所忤功叙在北京數有詩相
往來愛厚之意溢於言外宗族有祠以祀先則力相其
成鄉里有爭辯則為之處其平賙窮恤患扶弱抑强事

有關于紀綱風化者毅然自任而不回愛其子復巽遣為學官弟子員所以課勵者甚至嘗曰吾早任家政不及仕爾勉以成吾志其風度凝重善談論所謂詩清娩有思致以雪坡自號有雪坡集藏于家娶王氏濟陽教諭子職之孫生子三人長渙早卒次復與巽也女二人繼室劉氏側室子一人曰益孫男二人功懋來北京視功叙因過南京得疾卒功叙感兄之為已來也而不得一遂焉哭之過時而猶悲於是以墓表屬予予謂功懋

孝友人也孝友之行施於家而推及鄉之人孔子所謂是亦為政也仕不仕奚足校哉仕而無所立於世孰若不仕而有立之為賢也功懋是已用表諸其墓刻石以示來者石可泐也名不可滅也於戲

王彥瑞墓表

彥瑞王氏蓋王長者之裔其先自廬陵何山徙安成之連嶺又徙泰和之南富為望族彥瑞曾祖敬翁為池頭郭氏甥遂家池頭祖復初父麟昭皆不仕彥瑞幼聰敏

喜學才智過人弱冠即能幹父蠱公私之事皆任之父之心安焉永樂中縣官命麟昭領千夫往永州萬陽山伐宫殿大材輸京師彦瑞不欲勞其親請於官曰吾方壯足以任此願代父往縣官奇之遂行彦瑞能撫馭人人樂從然入山多病死者什七八而彦瑞無恙人以為天祐云母溫氏早亡能盡孝道事繼母韋亦盡禮韋有子辱愛於父貲産陰厚與之彦瑞克如其志父卒待之不衰嘗出游湖湘淮濟倦而歸曰讀書力田吾樂也早

暮肆力其間闢一軒環植以菊號菊軒花時與客觴詠
雖連日不厭喜閲諸史究前言往行用以為法戒篤於
教子曰吾所置腴田若干畝勤學有成者吾盡以畀之
既而仲子儼取進士即授以田儼力辭不受曰願與兄
弟共之人皆稱其父子之賢儼為行人司副所以敎之
者尤篤謹於祀先祖考忌日哀慼如初喪不飲酒食肉
與人交有信義樂道人之善人有不平求正者必折之
以理無不悦服其善行類如此正統乙丑十一月初九

日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八初娶郎湖趙氏生子文震早卒不復育乃娶郭氏曾祖母黨也生三子長倫次儼次儀女二嫁歐陽淘曾鑑孫男四女二池頭在縣西十五里其地之良田深池多王氏業也予少時嘗再三過之然未識彦瑞二十年前聞予兄治別業在蘭塘開軒閱稼名曰稼軒與彦瑞菊軒最相近二軒皆景物殊勝可以杖屨相往来而予且老矣思從予兄學稼以自足暇日過菊軒掇英泛酒而酌之三人者皆庶幾康生得不

死孰知予兄先往而彥瑞繼之嗚呼豈非命邪儼歸治
喪求予文表諸墓上予既為著其美而感慨繫焉使歸
以鑱之石

封編修劉公墓表

公劉氏諱髦字孟恂永新人以子定之貴封翰林編修
文林郎正統乙丑十月九日以疾終于家年七十三劉
氏之先居安福荊山世以官學顯聞後乃徙居永新之
藥湖其曰才卿溪所元傑三世皆不仕則公之曾大父

大父父也元傑為永新城北歐陽氏贅壻遂家城北而生公早從鄉先生劉逸安吳孟勤謝子方學頴悟絶人經史淹貫鄉之學者又多集其門公事親孝始冠即能幹父蠱公私之事皆身任之不以勞其親母性最嚴公夫婦奉事甚謹若意有未慊即惴惴引咎立階下不敢退或俟命寢門外至夜分必意解乃已母嘗病痢勢危殆則晝夜扶持至手𢷬其矢溲二親没治喪一用古禮而哀戚過焉永樂戊子領鄉薦為易經冠然以多病不

欲出退居石潭上課童奴治耕稼講學以為樂弟子從之者彌衆稱為石潭先生而不名有姊早寡從兄四人皆無後公篤於愛敬生則迎養死則殯葬焉鄉人有急周之恐不至時諸縣丁夫伐材萬羊山道出永新適歲飢疫死者盈道上公率家人荷鍤往上下三十里間掩藏者凡百餘有鄉人李自遠歸病且死同舟者懼貽累及公里中舉置河上神祠而去公知之與湯藥不能救瘞之祠下録其稾榜祠庭數日李兄至悉以歸之兄與隣人曹有怨誣

曹殺其弟許之官曹引公為証憲臺遣人逮公索重貨遂傾其家或笑公行仁乃得禍公怡然不為變篤意教子以通經博古為務定之受公教會試禮部亦以易經冠多士遂入翰林為編脩而褒封及公矣然公所以教戒者尤切初娶楊氏無子又娶留氏生四子定之寅之安之宜之其葬以缺年缺月缺日其墓在某之原平生所著有覆瓿集若干卷示兒偶録若干卷易經撮要四卷藏于家於戲公之學以聖賢為師而其道必本於仁義

行於家施於鄉黨州閭門人弟子之所講說與夫應事接物酬酢進退之間未嘗違乎此至於權謀術數常情用以自豪而無復顧忌公往往陳義訓切之不改則與之絶猝然遇即退避引卻若將浼已然其為人如此蓋所謂篤行君子也一鄉一邑而有一人焉則好脩之士有所師法而興起若公者雖久生於世而不厭乃今已矣豈不可惜哉定之來求予文表諸墓乃為著其美且附以予之意而使歸刻焉

丁氏阡表

聖天子嘉念羣臣苟有勞效於國者則必寵榮其身以及其親所以褒善而勸功也正統十一年用兵于麓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上元丁公璿與有平寇功既進為右副都御史矣復推恩於所自出追贈其祖友輔考子玉皆為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皆贈淑人錫之誥命龍光赫奕輝映於其家公既拜賜然以官守不得躬致命墓下至是遣壻李祥奉誥歸上元以屬其二

兄俾率諸子舉棼黃之禮而過予告曰惟吾丁氏居上
元之崇禮鄉世有隱德而恬於世利至瘖祖考益以忠
厚昌其家教子孫勤學問日課僮奴以耕桑為務供祭
祀睦姻族尤謹禮蹈義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考其
行不異其言一鄉之人尊禮之祖考蓋同德也先祖妣
闕氏孝敬順祥以治其家先妣闕氏朝夕奉事必誠必
敬婦道母儀為宗族楷法先祖以闕年闕月闕日卒年
闕葬于鄉之石馬衢西山嘴長子子賢生二子闕次

即先考也享年闕　卒於闕年闕月闕日祔葬于先祖之墓次有子三人長璵次琚其三即璿也祖考妣之卒則又各祔於域中獨先妣卒時璿蓋在襁褓罔極之恩愧弗能報此璿之所深痛者也惟我祖考積善累慶百餘年而璿乃克承之遭遇盛時薦登顯仕先考初贈山西道監察御史妣贈孺人今聖明在上天威遠暢蠻夷悖叛自底敗亡璿實何功而冒膺寵禄且追榮及於二代皆進秩三品赫然驚人天地之仁雨露之施滂沛洋

謚皆吾祖考之德之所致豈偶然哉語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信不誣也宜揭表於其阡以昭示後世敢以累子予與公同年取進士同朝蓋四十三年相好為最深且聞其先德舊矣義不可辭乃次第其說而使刻諸石用告其子若孫尚慎繼之永勿怠

太僕寺少卿沈公墓表

永樂二年太宗皇帝復以科舉取士天下之會試于禮部者凡數千拔其尤者得四百七十人海寧沈公志行

初以易經中浙江鄉試第二至是會試在十七及奉大對占第二甲前列名動京師既而有旨又拔其尤者二十八人入翰林績學為文務追古作者而沈公與焉當是時四方獻祥瑞貢水土物不間遠邇足相躡于京師文人才士歌詠聖德以彰太平之盛者渢渢乎盈耳沈公之作諸公莫不以為賢會朝廷有大著述包羅古今揆叙萬類以為永樂大典又命取前後聖哲及名公鉅儒之微言奥論足以發明斯道者以為四書五經性理

大金諸書時公皆在其中最號能事名益顯於天下初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其所讞議號為平陞四川布政司叅議伐宮殿大材躬履巖險而人皆樂從其所取者皆中度連丁父母憂葬祭皆克盡禮服除調除河南叅議時薊州永平宿重兵防邊都督陳敬統之簡文臣往叅軍事公奉勅以行監軍貴人蕃種也蕃來朝者道其地則陰與之狎凡其類在軍中則縱使為惡公私若之乃以嚴刑馭下使不敢有言言者或抵死私造兵器詐

張敵聲息擅調益官軍人皆謂其志叵測然難於發言
會有國家人言益籍籍公曰吾奉命在此當知無不言
若復顧忌不為朝廷言之一旦竊發死有餘罪即密疏
其事以聞曰願早發宸斷庶消患於未萌疏奏即有旨
召還邊境帖息今上嘉其勤誠賜白金二十兩綵幣二
有副未幾召為太僕少卿公曰馬政國家重務而吾輩
主之何可以不慎魯頌之無邪衛風之塞淵此其道也
使任其事者皆篤誠無怠焉安有不蕃者乎凡公之所

巡歴考閲者皆以是為訓馬大蕃息累進階至中議大夫勲為賛治尹且贈其父明逺亦太僕少卿母葛氏繼母錢氏妻胡氏皆贈恭人公賦性温厚耻言人過自奉儉約而樂周人急臨政一以愛人為本好學之心老而不倦正統丙寅二月庚戌以疾終于位年七十一上聞之遣官賜祭在朝士大夫莫不傷悼致賻奠公初娶胡恭人生一男早卒女二繼室張氏生男杲又娶解氏生一女尚幼至是杲來京師奉柩歸葬其里之某山從先

公墓次國子祭酒李先生為之銘又奉公之宗弟教授寧所為狀來求予文表諸墓道憶予與公同年取進士同選入翰林同仕於朝四十有三年今之存者予與李公輩四五人而已常謂公之才行豈止於九卿副進而佐六卿無愧也屬意於公者不獨予一人而卒不如志豈非命邪然公之所樹立自足以表著於後世而不系乎位之何如也故為書之俾刻於其墓之原

西軒蕭先生墓表

西軒先生姓蕭氏名金字孟廉西軒其别號也蕭氏為泰和南溪望族其先世篤義有傳在家譜君慕其髙風雅度思紹續不忘嘗作屋以居而問名於予予取其所向名曰西軒且為之記因天之利時之秋人之義而言其理甚悉君日坐軒中讀書明義將充乎其極至於不可勝用士君子因稱為西軒先生君之曾祖蘭谷祖自新皆不仕父鵬舉以賢良薦為蘇州府同知未幾罷去久乃復起為山東鹽運副使寛厚廉慎尤以詩名搢紳

閭君其長子也母郭氏有賢行甚宜其家運副公早從仕君受慈訓為多讀書勵行懇懇致孝左右奉順無違禮其宗族最蕃而外姻戚亦夥君承上撫下制事度物公私酬應輕重緩急無不適其宜嘗請於母夫人往省父運副公甫至京訛傳公病君亟攜一僕渡江冒暑雨走千數百里至山東而公無恙忽聞君來驚且喜曰吾早違汝不意汝之成立如此也朝夕奉養恩禮隆至復隨考績之京師凡遇景物必命題使賦而公自和之因以

啟其興發其才由是君之學識日進其省覲凡再而所益多焉君與弟鎡孟勤尤篤而教其子與弟之子及內外屬之子弟必由於義依於仁忠厚樂易而負直氣不隨俗俯仰人有不善則折之以義然能改即止復懽好如初長身玉立襟懷曠如人見其瓌奇磊落謂功名可立致皆勉使從政君曰吾姑施之家可矣及孟勤取進士官翰林子欒亦以明經為教官則嘆曰吾老矣吾弟與子能効用以報國家吾其休哉不復有仕進意盡以

家事付諸子營別業於其鄉履塘居之以泉石自娱足跡不一至官府縣大夫高其行鄉飲以賓禮之亦不赴視當時豪傑以勢利自雄者蔑然若浮雲之過眼一不以屑意蓋囂囂自得也君生於洪武戊午闕月闕日而以景泰癸酉九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六娶樂氏為婦為母皆盡其道子男三長即鑾由鄉貢進士為長洲教諭國子助教今通判順天府子嘗從君遊而孟勤相好尤深今為太子少師戸部侍郎翰林學士朝廷推本

於運副公而以其官贈馮君篤念少師思復得怡怡之樂少師亦深念君而冀一遂焉而君不待矣乃自為狀寫其哀戚之情而變持來求予文以表諸墓予與君再世為婚姻豈可辭且今之鄉邑有令德懿行如君者葢少而君視之蔑然者葢多表而著之足以為世勸也故次第其說使刻焉

楊從晉墓表

泰和楊處士從晉以永樂十二年正月廿二日卒于家

年七十二是年闕月闕日葬千秋鄉過路塘之山下後十八年其配郭氏孺人年八十亦卒祔于處士之墓又七年為正統二年其孤子珩子珹子珮相與謀曰父母之葬既有銘以納于墓矣若又表其德于墓上豈不益明顯而延聞于世乃以書幣來北京請予文將以刻諸石子珩予女兄之夫而子珹子珮皆有連雖不得辭然縻於職務未有以復也久之子珮又以書來速文曰子知吾親宜無愛於言乃著其實俾揭焉楊氏故大家而

族屬最蕃世居汝南坊號上園楊氏曾祖述叟祖宗措
父憲恭雖不仕然皆富而有文有元之季盡失其故業
處士恭儉勤慎務不辱其先言行必由於禮義卓然出
儕輩初娶東門劉氏賢而有婦道處士再造其家實克
相之劉孺人卒處士求同德以成其志遂以郭孺人繼
焉郭氏世居縣西之大溪孺人則柳溪之曾孫景宣之
孫才卿之子也資禀端重色温而氣和既歸處士尤謹
於内助處士孝念其親必盡誠相祀事其撫育孤姪則

加之以恩親賔往來處士欵洽於外孺人治具於内必潔以豐歲時饋遺輕重疏數必適其宜撫異母子如已子衣服飲食必均所以訓勵之者亦無彼此之殊處士勤於治生貲産日盛而孺人樂儉素未嘗侈費一錢以故家益裕皆處士之志孺人成之也處士既卒三子因其所遺各置别業於西鄉孺人亦厭城市喜田園板輿迎奉極甘㫖之養鄉人以孺人有福而其子能孝莫不譽歎焉處士三子子珩子珹劉孺人子也子珮郭孺人

子也女八人皆有歸孫男八人維繼綸纓縝緎純緒繼領鄉薦為河内教諭今已卒孫女九人曽孫男三人憲廣懋嗚呼元季兵亂以來大家世族之淪喪者多矣髙門大宅廢而為邱墟子孫亦降為輿隸或湮沒而無聞其能脩復舊觀如上園楊氏者甚少蓋由處士之孝不墜其世業而又有孺人之賢以為之助也生既同勤以成其家死又同葬以妥其魄則皆表著其行而使同不朽焉豈不宜哉故為次第書之使後之人有則也

同知郭君墓表

景泰二年辛未闕月闕日德安府同知郭君以疾終于位距其生洪武戊寅闕月闕日享年五十四闕年闕月闕日子公榮等奉葬于闕之原而以書來京師告予曰先人不幸棄諸孤於其葬也得舅氏憲長劉公銘其墓矣而墓上之石未有文以昭德垂遠幸嘗辱知於公今又託姻好敢請一言表諸墓庶永永不朽予嘉其孝而諾焉郭氏居萬安下驛為名家曰某曰昭明曰文仲者

君之曾大父大父父也世有德義而不仕文仲甫娶劉氏生君自幼而孤母辛勤教育之君雖幼已能知愛重思讀書自立及就外傅益勤篤不懈母嘗語其先世詩書之訓則服膺不忘母益喜知其能有立遣入縣庠為弟子員事師處友皆厚資給之君夙夜孳孳聖經賢傳務深窮其奥凡所以脩於身行於家與夫治人接物者皆師諸古言行恂恂必盡其道學既成充貢入太學彌自飭勵不隨俗俯仰六館之士皆英才端表儀者皆天

下名儒碩師而皆稱君為賢久之歷事都察院憲長江陵張公喜曰以子之才於吏事有餘暇宜以所學教諸生使其子受學凡諸御史有子願學者皆來從然君於治獄亦不廢公平廉慎凡遇君論斷者皆悅服及謁選吏部考第高下諸生百餘人君第一遂授德安府同知既至廉察民隱興其所利而去其所害應城民徐綱事母孝母沒廬墓三年君奏請旌其閭孝感人周鼎構誣詞起大獄親識劉源邱元皆當死不能辨君曰誣人以

死如天道何反復窮詰之得其誣二人皆不死隨州舊有銀冶久廢姦民妄言銀大發欲告之官冀復開冶以規利君聞之亟呼至諭之曰此以無礦故廢朝廷不欲以微利病民莫大之恩也今爾欲復之若所得不足償所費則爾之禍一縣有已乎衆皆咎其妄言事遂已荆州守臣奏欲倣山東設譏察以捕盜事下湖廣按察司俾勘驗其可否按察司以屬君君所至諭其人曰譏察雖能捕盜而亦能害民爾知之乎禁戢盜賊之利未及

爾而捜索連逮之害先及爾矣增一譏察是增一廵司也設否孰便衆皆讙曰不設便願堅持此議以恵民君具以聞荆州遂無譏察人至今徳之其心之厚於民而所行之善多類此景泰元年述職朝京師天下守臣以稱職聞者蓋無幾而君表然有賢名既歸乃嬰疾不起徳安之人無問少長愚良文武細粗皆哭之哀君之徳善在人可知也君配劉氏有賢行三子公榮公績公熹女一嫁蕭彛下驛於泰和為隣境予嘗識君之從父工部主

事原琳於文貞楊公所魁然偉人也既又得識君而知其才行之美政事之優自謂名家生賢如此誠足以亢其宗不幸而主事君卒猶幸有君在焉今而又遽去豈不深可惜哉天道佑善其報君者詎止是君有子有孫安知其不益昌大也哉故為表諸其墓

鍾處士墓表

鍾故宋微子之後其受姓命氏之詳有譜牒今居温州瑞安之鹿岩者蓋處士八世祖成德自霅川徙焉又三

世曰其仕元爲國子學録學録孫廷俊廷俊生士皆博學能文章士皆生應時娶沈氏則處士之考妣也處士諱音字玉和自少端重不妄言笑喜讀書手未嘗釋卷不肯慢戲佚游事父母極孝敬左右承順務得其懽心服食起居亦躬視其所宜雖祁寒盛暑不少懈若有疾飲藥夙夜奉侍尤謹親没治喪以禮而哀戚過之歲時奉祭猶感泣如初喪事兄玉振則雍穆盡誠恭愛之意無間朝夕飲食游從必與偕怡怡然相得也家故饒財

而樂振貸宗族之貧者賙給之孤遺男女則教養之婚嫁焉鄉閭之人有困乏者每濟之無吝色凶歳則大發粟施予雖傾囊倒廪不之惜其心之厚於仁如此平居言行恂恂凡發諸口行諸身者必本於聖賢之訓其為詩若文必據於理非端人正士不與遊一切勢利紛華不入於念慮郡邑大夫行鄉飲必以賔位處之非公事不一至城府是以人無少長愚良皆尊禮焉生於洪武戊申六月廿一日而以正統辛酉二月十七日卒享年七

十四葬邑周輿先隴之次元配李氏繼室董氏相繼先卒皆無子而皆祔於處士之兆側室二皆李氏其一生三子侃仁倅其一生四子偉僔清偶處士皆使之學嘗自念曰吾家素積善子孫當有興者遣清受學縣庠而督勵加焉清學成取進士爲稽勲主事人皆謂積善之報亦處士善教所致也景泰五年闕月闕日清母卒即觧官歸將奉葬處士墓側謁予請曰先人葬已十四年而墓上之石未有文以昭德垂遠敢以考功郎中黄采所

述行狀來請願先生賜之言俾托以不朽為幸大矣予聞魯叔孫穆子言人之能不朽者在立徳立功立言鍾氏之先之久而盛者其所立可知矣而處士之徳之孚于家儀于鄉又如此豈可無文以傳不朽顯親揚名孝之大者宜清之欲有述也國朝之制仕者有所立則推恩及其親今清列官于朝遵處士之教而有立焉則褒贈及之錫命之華赫然照映於其後豈不百世有耀哉故為表於其墓以俟

知縣項君墓表

景泰二年天子嘉念羣臣之有勞績者皆本於父母之教詔有司褒寵之曰朕以勸忠與孝也有司言工部主事項備為縣令滿九年以績最得陞今幸有榮命宜在褒顯之列上命以備前所居官贈其父惇為文林郎安仁縣知縣妣鄭氏為孺人皆賜之勅命備既拜賜錄其副焚告于墓下至是謁予言曰先考實有令德孚聞縉紳間不幸奄棄諸孤既葬而有銘納之墓矣今二十九

年墓上之石未有文以表著于永久俻葢有待也茲蒙
天子之寵命褒贈至七品顯榮光大葢非常之幸也敢
請先生為文刻諸石庶託以不朽予嘉其孝而諾焉按
狀君諱惇字士温世為温之瑞安名族高祖公瀫汀州
通判曾祖光祖長樂主簿祖諱師之父諱闇皆有徳善
而不仕君受教於家以孝友稱父嘗被薦上京師君甫
冠侍行雖居旅次左右奉順不異家居時父既引年而
歸君與仲兄愉綜理家務一不以嬰其心父得享其樂

而以壽考終君治喪奉祭悉依家禮絕緇黄不用時節
薦享哀慕如初喪伯兄愷雖異産友愛無閒言從弟怡
坐累役石城事嚴役徒稍緩輒至斃君與仲兄更往調
護之怡得全歸方是時法令更新事多趣辦為縣者審
所宜訪諸故老率依違其閒獨君侃侃為折中事以辦
治民亦陰受其賜里閈忿爭親朋有闕失多咨決於君
蓋君循循樂善謹禮而蹈義事非其所當為者未嘗加
之意唯以慎終追遠為務脩譜牒理祭田葺祠堂正塋

域課子孫力學思不忝厥祖會鈎黨之禍起憸人欲中
傷項氏君能豫防於事之未形輙先杜其機姦不得發
而族賴以完君子謂君之智足以亢其宗晚年家居與
親戚故舊徜徉泉石間觴飲既酣道古人竒節偉行高
談劇論以為懽蓋忘其身之老也初娶董氏先卒繼鄭
氏元順德路同知津之女亦先卒二子長曰儉董出也
次曰備鄭出也女一嫁同邑金子厚孫男四宣德元年
三月君有疾呼二子儉備語之曰居者以勤儉守業仕

者以廉恕處心吾目瞑矣以是月戊午卒距其生元至正十六年八月丁卯享年七十又一其年八月己酉葬邑之帆遊鄉白門山與鄭氏同兆予聞項氏之先有仕至秘書以文學顯者汀州長樂皆受子民之寄君之祖考雖未見諸用而善之積於躬以及於人者蓋多故備超取顯美以名聞當時而褒贈之典及君由是而升祗服天子之詔而篤念考之遺訓忠孝之道兼盡而益隆則君之顯榮光大有已哉故表諸其墓以俟

段處士墓表

處士段氏諱鳳字若用壽寧翁别號也其先淄川人唐時有成式者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吉之禾川後又徙廬陵至處士曾大父正允始徙居泰和城西大父道源不仕以儒術教鄉里父繼道字益謙娶鄢氏生子五人而處士居長美容質喜讀書同學皆推讓之而尤以才敏有時譽益謙以事赴京師卒於途處士年財十四即奔走歸其喪葬祭以禮哀感行路事母極孝敬而撫諸弟

尤篤弟若麒若金卒與若龍若麟雍睦無間資產益饒會徙閭右民實京師處士在行時有以計免者或亦勸處士處士不從曰吾不履險以速禍既而幸免者皆得罪處士居京師數歲得代還衆皆服其智識過人每事咨决焉縣令丞欲舉用之以母老辭母卒弟若龍亦卒處士治喪皆以禮若龍無後婦陳守節不嫁處士命子京為之子以養焉後京又卒乃盡以先廬處其嫠俾各有寧宇而别構廈于里巷之西居焉建祠以祀先作齋

舍聚書史延名師以教子孫日與士大夫語道理論古今觴詠以為娛且樂耕稼築高洲别墅課僮奴致力其中杖屨逍遥以觀歲事之成囂然自得也鄉邑姻舊有窮匱者輒賙之凶歲即發廩以賑貧乏凡假貸不能償者折其劵嘗為萬石長治賦税有恵愛不怙勢厲民民德之部使者行縣察民病他以事受逮者比比獨處士無間言人皆謂忠厚之報處士二子素京皆嗜學礪行有志於當世及京亡素理家政學遂廢長孫纉頎然出

儕輩遣從曾先生鶴齡受書經所以成就之者甚至取鄉貢進士為阿彌州學正處士尤以遠大期之曰教官致治之本當以道自重毋以卑冗為慼也正統辛酉六月得疾且革遺言子孫當務忠孝以光前裕後言訖而終是月十五日也生元至正乙巳九月十六日享年七十七妻劉氏有賢行先處士五年卒子即素京女一嫁康叔緒孫男三纘令為國子助教綸綰皆為士人孫女一適高要令蕭薦之子纔令以舉義得官曾孫男八玄

孫男二處士卒之又明年闕月闕日葬邑千秋鄉吳潭山之原素自為誌以納諸壙尚慮其德未盡顯於後命續屬處士內姪河南叅議劉渙為狀來謁予文表諸墓予與處士居同里知其德為詳且嘗為賛其像矣至是復求表於予豈以予文為足以傳信哉君子之德有諸身固足以儀世而範俗然非有賢子孫則鬱而不章者蓋多矣是以君子貴有後也今處士之子孫汲汲以顯揚為事所謂先祖有美而能知而傳之庶幾乎明且仁

者矣則予豈可愛其不腆之辭不使著于後世哉故表諸其墓

太孺人陳氏墓表

陳氏泰和故家蓋太丘之後世有德義多顯人萬安縣尹贛州路推官𫓧新淦州判以新則太孺人之高曾祖考也父有開不仕而以儒業教鄉里太孺人諱貴自幼聰慧端重寡言笑讀論語孝經女教諸書皆能通其意而見於行事衣服飲食凡女子所宜務者皆不待教

而能父母最鍾愛爲擇壻於楊氏得仲穆遂歸焉楊氏亦泰和故家動有禮法太孺人之爲婦也移其所以事父母者事舅姑祭祀賓客必適其宜内外姻族尊卑疏戚不可一二計而歲時往來慶吊問遺無不當於理者仲穆忠厚簡默然與人處好盡言以規其過太孺人每約於中道故人人稱其賢永樂丙申仲穆卒太孺人篤志自守撫育其遺孤常舉先人所以訓勵子孫者語之使學焉於是五子皆卓然有立其季德敷遂取進士爲

大理評事有名上嘉之而推本於父母贈仲穆大理評事而封母為太孺人無幾德敷陞太僕丞又陞漢陽知府而才行益著太孺人得食其禄君子謂天以是報賢母也景泰壬申五月二十二日卒於家距其生洪武戊申十月十八日享年八十五子五人德崇德純德脩德淵德敷女一人嫁謝士方孫男十三旹寳玄桓恪顥升晉通濟威蔌蔣蔌為邑庠生女六曾孫男十一長琚舉進士次璣為邑庠生次珖瑠琊璲珀琊女四玄孫男一女二諸

予既葬太孺人於其里梧岡之陰而德敷服闋來京師請於予曰惟我先妣實有德善以儀于家而聞于姻戚先生既知之矣其褒顯於朝廷而受七品之寵命亦可謂榮矣子孫之多足以娛其老而又以高壽終非盛德安能致是哉願蘄一言以表諸墓上予謂昔之君子之克顯於世雖繫其身之所立未有不本於父母之教故國家之褒重臣下亦必推本於其親蓋以勸天下之為父母者太孺人之德厚矣其獲福於天如此其備表而著之豈徒信其

善於後世使永永不朽觀乎是者亦必有所興起矣

尚寶少卿楊君墓表

景泰六年六月壬辰尚寶少卿楊君以疾卒于京師京師士大夫知君者莫不哀惜之蓋君先以繼母太夫人劉氏憂歸建寧朝廷授恩例遣官賜祭且為治墳塋以葬既襄事君亟率諸弟來謝恩矻矻然盡其禮君質厚氣充時方盛暑不得少自暇越二日甲午疾大作醫藥罔效乙未病益甚諭諸子曰吾年六十不為夭持身保

家爾曹勉之忠孝勤儉以不隊先德吾死無憾矣言訖
而逝君之弟與子晝夜哭盡哀以禮殯斂歸其鄉卜缺
年缺月缺日葬于其山之原而以訓導馮鋌所為行狀
來求予文表諸墓楊氏建寧大家世有令德君高祖伯
遜曾祖達卿祖伯成皆不仕而君尊府字其諱榮乃以文
學擢高科官侍近事太宗仁宗宣宗累進至少師工部尚
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於是三代祖考皆贈以其官妣皆夫
人少師公薨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君其

長子也公初在翰林最承眷遇予亦幸從公遊因得識君聦明俊偉端重喜學君子謂必亢其宗早喪母劉夫人公復以劉夫人繼君哀死事生克盡子道人稱其孝無間言且器量弘雅不妄動嘗侍公北上涉大江風濤暴作檣傾楫摧舟幾覆者屢矣衆皆失措唯君神色不動卒無恙又嘗過德州舟為漕船壓溺同舟五人沉沒者四君獨倚敗舟無懼色衆皆異之君曰吾豈不有命哉人以此益重君文敏公忠於事上不暇顧其家家事悉以

妻君俾處之盡其道凡祭祀賔客惇宗族教子孫仁於鄉黨州閭立義塾以訓願學者置義倉振貧匱舉貸者不取息爭訟者斷以理人雖德公之教而尤稱君之善承其教也公薨朝廷遣中使護喪歸葬寵終之禮有加焉君入謝特拜尚寶司丞君乞歸終制乃為人所搆陷君處之泰然久之上知其無罪且念公勞績驛召君復其官沙尤寇亂人罔不受害獨以楊氏能施恵及人遇所積蓄戒勿犯君亦遣書與弟讓子泰各輸粟千石助

軍餉人尤以義許焉尚寶職最親凡所領事皆要重君小心慎密由司丞陞少卿凡五六年無闕失亦為上所眷知將進用焉而竟以內艱去嗚呼今已矣豈非可惜哉君諱恭字允寛生於洪武丙子二月十二日至是年財六十娶建陽黄氏有賢行封安人子男十泰以軍功今為建寧右衛指揮同知俊中書寫誥闕偉補邑庠生女四皆適宦族孫男三孫女七子聞之君子之興其家不偶然也必有德為之本初楊氏之貸粟與民而俾種木

也豈必木之植哉蓋聊以為名而已樹成亦惟德之用不及其他由是積之久而大發於公今復於君見之而君之子則又以武功奮于見楊氏之顯三世矣甚矣其德之繁昌也君之子若孫又累累而積之則楊氏之繁衍碩大可以數計哉予為表其墓而必及此所以著其本焉耳觀乎是者其亦可以興起矣

指揮同知陳公墓表

公陳氏諱啟方其先應天六合人世有隱德太祖皇帝

受命而與公之考晟以智勇自奮從征伐立戰功累官至袁州指揮同知坐事免而卒公援例請襲不許謫戍大寧大寧臨邊重地而遠去其鄉公有役在官勤事不懈而力穡以養母人稱其孝及大寧兵起殺掠無寧居乃奉母奔竄以圖全有六歲子號泣不能行母盧淑人命捨已而抱之行公曰母豈可棄今不能兩全則寧棄我子急負母逸出亂兵間得免於禍太宗皇帝靖内難豪傑之士雲合景從公在其中以勇略著鬭攻城野戰

摧鋒陷陣功居多事平授忠義左衛指揮同知公喜曰
吾父以功得此官不幸失之今吾遭聖明而官亦至此
豈非天所定耶吾何以報國家惟勉於忠義而已久之
上以遵化亦近邊要地命公往守之公鎮之以靜不急
近功小利兵民安焉以城守勞績進階懷遠將軍得世
襲俾息勞歸京師永樂十九年二月七日卒于家年五
十二配淑人張氏袁之宜春人岳州衛指揮廷秀之子
端重柔惠事舅姑克孝敬左右奉順務得其懽心大寧

之禍劇矣能相其夫捨其愛子而奉母俱免禍其篤於孝義而見幾明決如此豈淺薄者可比哉公卒後二十六年是謂正統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以疾卒年七十三子男二長即大寧所棄者次曰逵字宏道復以功進位都指揮僉事有威名女三肅州衛千戶胡勝之弟海常山中護衛指揮同知錢輔富峪衛指揮使石堅其壻也孫男二珣琇女二宏道既奉先考妣合葬于宛平縣京西鄉之原前國子祭酒李先生為誌以納諸壙至是

又思表其德以示于永久乃來請予文刻於墓上夫君子之欲顯其親必論譔其德善列於天下後世所以崇孝而埀教也若公之德有於身而能立功名取爵位其所以獲乎上者又足以承休儷美而不失前時之聞此豈偶然之故哉今其賢子又克効忠勤受寵命而進於顯榮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陳氏之盛有已哉故爲表於其墓百世之下有考焉

給事中李公墓表

公李氏諱諒字益友永新錢溪人兵科給事中鈞之考也聖天子嘉念羣臣之有勞績者推本於父母之賢而以其子之官寵之於是鈞考績以最聞得封公為徵事郎兵科給事中追命下而公卒矣鈞哀公不得久存以享榮命攀號哭踊幾欲無生即解官歸治喪乃自述其世系善行來請曰先考承先世之遺實有令德以啟迪後人宜受福於悠久而不幸已矣今將奉葬於其之原墓前之石當有文以昭德垂遠非先生莫宜為敢以請

予嘉其意而諾之按狀李氏蓋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後晟子憲觀察江西孫游刺袁州游子丕令宜春因家焉後又徙吉水之谷村永新之浣溪代有聞人至公曾祖道節祖貫章父天祐皆不仕天祐爲錢溪劉氏甥因家錢溪而公生焉天性和厚而操行甚謹不輕舉妄隨其治家嚴而有法稱易所謂嚴君者家人少長有小拂其意即堅卧不食公率妻子泣拜床下請改過乃解而公夫婦終怡然侍左右無毫髮厭倦意其事妣劉孺人皆

極孝敬始終無違禮人稱其孝叔父天福居浣溪貧而無子其没也公以禮葬焉迎養叔母左氏於家終其身長兄晉賢先卒公哀思不忘事仲兄斯友如事父後客死襄陽公念之輒流涕事寡嫂吴氏盡禮而撫育其遺孤吴氏兄弟相繼卒其外父母貧無依公以兄故亦迎至家養生送死皆賴焉人稱其弟尊儒好學本於天性從叔李伯尚母舅劉逸如妻兄酈彦琳皆一時賢者公禮為塾師訓子弟而敬事不懈尤慕石潭劉先生學行

而以不得親炙為慊乃為鈞請婚因遣就學而締交焉公喜從數君子遊自謂有得於已曰是與吾名字協矣扁其齋曰三益晚益嗜書手不釋卷雅愛歐陽公文常取其所作諷誦之而深有味乎其言性恬淡静重家事不以累心故人賓客相過從樂宴處無間言縣大夫髙其誼歲時鄉飲以賓席處之然有不可於意則辭不赴教諸子必以道鈞取進士官近侍訓之尤切屢書古人忠孝大節以勵之鈞奉命惟謹至是以賢名於時而公

亦受褒寵此天所以報公之徳也公生於洪武辛酉二月十一日而以景泰乙亥五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七十五配鄺氏有賢行子男四女三孫男十四女九人曾孫男六人公既承世澤之長以昌大其家而其所以成於身者尤篤於詩書之訓孝弟忠信之行是以有子有孫以克受天子之寵命以是而表諸墓斯可以不朽矣故次第其説而使刻諸石

贈侍讀劉公墓表

吉水夏朗劉氏始自泰和珠林而分宋元盛時以經學顯公曾祖益厚祖維徳父永寧皆有學行公穎敏不凡父奇之使從劉文同先生學深有造詣父卒公獨任家事不以累兄弟然學亦未嘗廢訓勵諸弟養性庸性俾博學不倦姪鼎貫幼公爲綜理其家使專意讀書其後庸性舉于鄉鼎貫取進士任臺憲有名公之教也劉氏族大凡三百餘家公日往來相教語爲士者篤於學爲農者勤於耕孝敬以事長和恵以字幼而惇厚以睦其

鄉人尤以端本收族為重脩譜牒作祠堂歲時祀先畢則族之人合宴于祠下俾各出其譜以防妄冒而以蘇氏族譜亭記為説相戒勉由是鄉族之名為有禮法而能繼承不墜者莫過劉氏晚歲作室於所居之西號曰退菴自為賛以示志君子韙之公年徳俱尊養性庸性皆厖眉皓首鼎貫亦致仕而歸衣冠儼雅容止可法四方賢士過其鄉者必造焉相與講學問業久之然後去巍然老成之望公坦易直亮行必由義不為利害所移

妻之家嘗得罪當沒入公為收養二孫女嫁之且為佃其居事平以歸所親曰此為楊氏計耳居存則楊氏猶存也與人交必以信其待下雖嚴而恩不衰人德之宣德丁未年七十二八月十六日以疾卒遠近之人哀惜之娶楊氏宋屯田員外郎丕之後有賢行子男三長奭次幹次儼奭先公二十四年卒儼正統七年進士第一官至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女二孫男七以缺年缺月缺日葬公里龍下庵前之原至是公以儼貴贈官至太

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卜者以葬為未利子孫將改葬于
闕山之原以前翰林編脩王先生雅所述行狀屬予文
表諸墓予聞君子之欲世其家者必以詩書仁義為本
詩書仁義之習勝然後家之道成此君子所以貴有立
也夏朗之劉盛於宋元當時以經學名者多出自劉氏
至公又能成族屬之賢而家益盛公之子乃以文章魁
天下而公遂食其報褒贈之華自天而下又何其盛哉
用此以表諸墓可以百世不朽矣故次第其說使刻于

墓上

楊子瑊墓表

公楊氏諱玉字子瑊其先居吉水再徙泰和為上園楊氏曽大父宗哲大父憲恭父從晉皆不仕而皆惇德蹈道以豐其家母劉氏公其第二子也方在娠母已有疾既娩而母亡衆以為禍其母欲棄之伯母李心切哀焉曰母既不幸當存其子匿不與然絶乳哺數日矣視其息尚存衆以為異曰此天也亟求乳活之鄉之姻戚郭

忠禮與其内黄氏嘗受恵於劉孺人顧抱歸撫育以報
德在郭氏七年視遇如所生稍長問知本末常號哭以
念母悲戚以思父而父與繼母郭氏皆憐之俾之歸公
性至孝日侍左右聽誨言務順適其意及年益壯才智
益充孝親敬兄事慈母與寡姊皆盡其道而終始不變
至於公私上下應事接物其言有則而行有常君子莫
不愛敬之永樂中北京營建鄉人餽運以供公上因憚
險遠多避逃公則曰吾弟幼吾豈可累父兄耶凡有事

即請行洗手奉公毫髮無漏失官稱其能人亦樂其簡易不擾事畢功成則怡然自得曰吾亦可以休矣遂卜築於長溪課僮奴力耕將終老焉未幾兄子珩卜居上鄉弟子珮遷大陂相去不二里許佳時令節親賓過從徜徉溪山之間觀稼穡之豐成而逐魚鳥之翔泳樽酒相對懽如也一鄉之人莫不羨楊氏之盛兄弟並受其福於悠久而公之報徳酬恩於死生之際尤惓惓然則其獲於天者有已哉公質直嚴重好善樂義周人之急

規人之過行有未善者即面責之能改則止故欲寡過而喜聞善者多親就焉古所謂一鄉之善士公之謂也公早有二子維縝好學而立家不幸相繼卒季子緒孫懋等尚未冠公日夜課之而試以事見其卓然有立志喜曰吾家事有托矣天順戊寅冬公有疾時方理上園故宅未畢工而醫亦罔效一日呼緒懋等語曰吾疾革矣然年幾八十死無憾惟上園舊業未克如吾志汝曹當協力成之則吾見祖宗於地下無愧矣言訖而逝十

二月二十五日也其生以洪武辛酉十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八娶康氏子男二先卒繼室李氏子一人曰緒女三人孫男五曾孫二人緒等將以是年闕月闕日奉葬于闕之原既請前戶部尚書翰林學士蕭公銘其墓復求予文表墓上楊氏泰和大家詩書之澤相承已久不特貲產之富也善積於家施於人既食其報矣而施報相續於無窮則其盛可量哉況有賢子孫又能昭德著美於不朽予豈可辭乃為之書使刻于墓上百世之

下有考焉

抑庵文後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監生臣劉天綸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八

明 王直 撰

墓表

彭先生墓表

泰和月池彭氏自宋以來為名家仕之顯者雖未至公卿而詩書德義蔚然為望於鄉邑葢數百年前輩長者相繼淪謝惟先生獨存孝弟忠信樂善不倦鄉之後進得以考聞前人之德之懿而師其遺風自先生發之今

復已矣蓋君子之不幸也然則表而著之以儀來世其可已邪先生諱啓字彦晦其先徙自長沙曾祖順軒祖德聲皆不仕父叔介香山縣丞先生自幼喜學手不釋卷香山公嘗從安成劉雲章受易通性命之奥先生能傳其學而於書亦無不觀精研其義窮深極微然未嘗自矜衒為文質直典雅足以達意而已不務奇詭以駭俗其教人亦如之香山公初分教萬安縣庠委以家政綜理微密義所當行不復顧計從伯與誠無後人竊除

其墓事覺厚賂先生先生不許卒復其故地仍以禮葬馬伯父與仁及諸子先後皆卒先生皆卜地葬之及香山公久在廣先生往省焉衝冒瘴毒歸而疾大作時或譫語人以為神請禱之先生曰神佑善災惡吾省父不為不義神非所獲罪也奚用禱不聽而疾以安時外國貢方物有自香山入京典其事者失封緘朝廷遣御史按問事連香山公或謂當有重罰先生曰吾父老矣吾願以身代隨至京師擬上表自陳會赦而免及香山公

再考績乞致仕卒於旅舍先生奉柩歸治喪悉依朱子家禮不用浮屠重作祠堂以祀先歲時行事必誠必敬八世祖俊夫嘗鑄鐘以嚴祀事經亂亡失者六十年先生詢察得之贖以歸先世墳塋封植尤謹母蕭氏賢而知書幼時嘗口授孝經論語甫十歲母卒先生痛不及養每念之輙悲哀奉繼母王氏時氏如所生待内外姻族禮意甚篤言必循道行必由義名所居堂曰敬齋居常無事則端坐其中訓子孫以學非善類不交非親戚

禮義之家不肯一往來非上丁鄉飲不往見縣大夫而縣大夫見先生者亦無不盡禮人有不平得先生一言無不意滿而罷正統丁卯三月十八日終于正寢年九十一娶楊氏有賢行先先生九月卒子男四幹耒皆為士人顯吳縣教諭鉉鄉貢進士亦先卒女二孫男十五人曾孫男十九人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葬于五十八都横山之原葬已而幹兄弟屬直為文表於墓直以世好在子姪之列嘗獲陪左右聽誨言見香山公每燕坐堂

上先生立侍柱下終日不少倚飲食起居進退應對奉順唯謹雖鬚髮蒼然猶執禮不變於諸父兄亦未嘗愆于度蓋自幼至老無不然由是而質其平生可謂篤行君子者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誠使天下之人皆躬行孝弟則世之治將不與唐虞三代等乎然能如是蓋寡矣借欔取帚閱墻紾臂者比比也若先生之行宜表示於世好脩願學之士有所視效而興起則於世教豈小補哉故

用是揭諸墓上

贈順天府丞王公墓表

王氏之先居徽州之祁門蓋唐金紫光禄大夫禮部尚書璧之裔宋初有諱居正者知饒州遂家番易子孫於是為番易人公之高祖仲仁宋咸淳中領浙江漕貢曾祖震甫元衢州録事祖義昭父禮和皆讀書厲行不嗜榮進公諱輅字道昇自少聰敏喜學而資質竒偉表然出儕輩誦聖賢之微言必求其㫖歸而不溺於凡近服

仁蹈義事親敬長盡孝友之道鄉黨姻戚老者則尊而禮之幼者則撫而教之其有貧乏者則出貲粟賑貸恐不及是以無少長愚良皆謂公有德於巳洪武中縣大夫知其才行可用將薦起之力辭不就髙蹈遠引以自放扁舟江湖歴吴楚淮汴齊魯之邦通都大邑名山勝境靡不至覽古人遺跡而挹其餘風一時所與游者皆馴雅之士莫不稱公為君子長者而言行取則焉生於吴元年丁未六月初十日而以永樂巳亥十二月十七

日卒享年五十三娶阮氏先卒繼程氏子男五長曰敏先卒阮出也次曰弼癸丑進士歴官至順天府丞女三孫男六景泰元年上嘉弼有勞績賜之誥命而推恩其親贈公中憲大夫順天府丞母程氏封太恭人初公卒之明年庚子十一月二十日葬于里之小渡山先塋之次至是三十餘年弼悲公生既不逮養而幸蒙褒寵以為千古之榮此其令德所致也乃自為行状來請文表於墓庶永永不朽君子之徳脩於身而及其子孫則天

必報之以福雖不及其生前而必顯於身後此理之不易者也而孝子慈孫欲顯其親者亦必承休趾美日篤不忘斯能有獲於天而垂耀於無窮此所謂孝也今觀公之德而有子之孝如此則予何愛不美之辭不以表公墓乎故序次其説而使刻諸石

王處士墓表

處士王氏諱頴字仲敏萬安著姓居北郭之鴈塔里曽祖茂寧祖貴祥父菊隱皆好善樂義而不仕菊隱娶黄

氏生五子處士其季也資質豐美儀觀偉然喜讀書好
文藝尤明於法律交游之士相與論道理議政務語嘗
傾一座聞古人奇節偉行心切慕之遇前代器物多購
藏人皆稱為好古處士亦因以自號初二親在堂處士
與諸兄朝夕奉養極孝敬親沒葬祭皆以禮怡怡恭讓
未嘗有間言既而諸兄各出營第宅相環列以居悉以
舊業讓處士處士則脩飾之遇吉凶行禮仍聚處如一
家作好古齋作西軒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余學夔為

之記聚圖書玩好其中以怡神養性賢士大夫及門者
輙傾倒相懽至旬月不厭遠近親故有喪必躬往弔而
為之助不以風雨寒暑廢禮人或有爭則委曲開導俾
各得其宜而後已凡事之合於義者必勇為不計利惜
費縣學頹壞教諭黄須欲新之處士首捐重貲為之倡
而學以成邑中多士充貢舉上京師餽餞必加厚橋梁
道路當修治者多賴焉緇黄之輩及貧窮患難之人有
所求者無不應其重義輕財多此類愛其子與羣子弟

作槐陰書屋延明師教之禮之惟恐不至德安同知郭
仕美衢州教授劉池蘊皆師也其待人一以誠無少長
愚良皆得其懽心人亦莫不敬愛之者縣大夫行鄉飲
請為賔以年德未及辭太守陳侯本深聞其才行可用
欲薦之亦力辭其自重不妄又如此洪熙乙巳九月夢
有紫衣人請觀壽榜者處士往視之見其名下有六十
三字曰如是亦足矣逮周六十今少保戶部尚書陳公
河南布政使致仕李公皆為文以頌其德祝其壽少師

蕭公則為賛其像以美之處士當國家熙洽之時建殷
盛繁富之業而享安靜和平之祉善及於鄉邦譽流於
遐邇非太史公所謂好行其德之君子與正統已巳除
夕忽得疾子孫親舊更進藥且請灼艾處士曰死生命
也昔者之夢既告矣惟當俟命而已醫何能為遂以庚
午正月十八日卒生於洪武丁卯四月十七日享年六
十三果協其所夢云娶廖氏有賢行子男一曰錢女四
孫男四孫女一尚幼錢既卜葬于闕之原而以邑之

君子右副都御史致仕朱公與言所為狀介今左副都御史劉公廣衡求予文表其墓予與處士比邑居然去鄉久矣處士之行雖有聞而不及見君子謂未知其人視其友其所與者既賢則其人可知處士雖隱而未仕而當世之名公顯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詞以播厥美其賢於人蓋遠哉今又有取於予豈亦以予言為可傳信耶昔柳宗元作先友記刻于先君之墓欲取徵於來世由是其先君之美益顯錢之意殆亦若是耶故摭其

狀所載兼取所聞者書以授之俾刻焉嗚呼處士可以不朽矣

王功迪墓表

吾泰和多故家南富王氏其一也其先自太原徙廬陵之何山又徙安成之連嶺至宋諱明遠者始徙泰和以詩禮名家宋末有為學諭曰仲鴻者生與祖篤學而好義受知於信國文公公為書續槐精舍四字牓其居以勵之世亂弗克有為學諭生廷珪廷珪生處士諱天迪

字功迪少讀書有大志新作一室揭信公所書朝夕勉焉欲有立於世其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而行亦如之值元季不果出時所在多盜處士傾貲倡義以保障鄉里人賴之皇明混一可以行其志而處士老矣會詔下聚民田或誣處士以失實盡沒入其貲産處士不能自白則嘆曰命也未嘗有所怨尤惟訓其子以德義治身以勤儉治家而已久之家復裕國初徵稅一邑擇一人有才行者總徵以輸于府衆盡推處士處士任之數年稅

以時入無纎毫過差貴賤賢愚皆譽之其持已嚴重而臨事寛平從容進退表然為鄉之望其奉祭祀待賓客必以禮人有未善則容而教之於嘗造誣者終身怡然相接不少見色辭人尤服其雅量洪武甲子閏十二月二十三日卒距其生元大德癸卯之歲享年八十一娶郭氏子男二思賢思齊女一孫男五曾孫男十一經開封府學教授維蕪湖知縣綏萊蕪知縣處士初葬其里之乾溪後改葬萬安縣誠信鄉湖口之蓮花洲葬四十

餘年而墓石尚未有文至是維自蕪湖來北京以前國子助教歐陽先生所述處士行狀謁予曰維曾大父實有德善鄉邑罔不聞今前輩老長凋落殆盡而知者鮮矣不為文以刻諸石恐久遂沉泯敢以請於先生予謂古之君子之所務者義與命而已故曰君子義以為質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惟其務此是以於事之當為者勇為之橫逆之來茍非其所自致則受之而不報以待夫天之自定也後之君子不明乎此於其所當為者

或不為有所不憮則叫號憤怒盡其智力以逞於一時卒陷於不測而不悔此孟子所謂匹夫也若處士者其可謂安於義命之君子矣子孫之福至於久而益盛者天定故也若是有不可表耶故為書之使刻于墓上

謝推官墓表

君謝氏諱琚字德潤山西蒲州洶邑鄉清渠里人也曾大父天佑大父仕廉皆隱德弗耀父光祖以才薦為白水丞娶王氏有賢行生君自幼端重喜學語孟諸書經

口授即成誦選為郡庠生朋輩皆自謂莫及時澠池曹端與教蒲州以性理之學淑諸生君得聞其教盡棄常所業者而學焉於聖賢之訓必求其蘊身體而力行曹先生深期其遠到藩憲諸公以勸學為務者羣而試之君必在甲乙之選永樂癸卯以春秋領山西鄉薦第二然不屑於小成不果出丁未會試中教官選授西安府學訓導曹先生喜其教之行於西也取程伯子道南之嘆以自況君至官益勉於學凡燕居游息之處門屏之

閭悉書聖賢格言大訓日與衆講論諸生翕然宗之出
其門者多有成今户部侍郎楊君鼎輩其人也關中旱
羅侍郎巡撫憂之擇敬慎之士往禱焉君禱西岳竭誠
将事不旋踵雨大注人皆謂君誠意所感君於脩己治
人尤嚴厲嘗采法令之切於時政者十八條為脩治繩
墨亦以聞于尊府白水見而韙之多採納焉曹先生終
于霍州君不忘其教既表著其行又為祠以祀之每過
祠下必奠焉君性冲澹不事華靡而喜賙困貧傾囊觧

衣無杂色官滿惟載書以歸陞南京國子學正作春秋講議凡所著述必以理為主士君子推重焉丁父憂哀毀骨立葬祭不用浮屠鄉人化之服闋改北京國子學正朝廷重刑獄詔選羣臣有才行者往理刑君與焉踰月績大著真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適敵入寇君奉勅督軍往為備敵退而歸又命往畿内捕盜至涿州上言城池不完民無所恃以安遂命君董其役竣事以稱職聞又建言脩德弭災訓將練兵旌别淑慝開設武舉崇儒

重道考試吏役武職蔭襲恤民救荒凡八事名曰景泰政要上優詔慰答之時有言吉安獄事不治而君又進言抵臺憲遂以君為能命改授吉安府推官景泰庚午月也君之為推官會太守缺君獨治政務闐委且又修學校理獄詞雖甚叢脞而毫分縷析益若簡而有餘小大之民無不悅服又明年壬申五月初六日以疾終年五十一配房氏繼郝氏賈氏胡氏皆名家子克内助子男三皆殤亡女二猶子山西觧元庭桂葬君於清渠

里先塋之次君清德懿行直道正言不妄交不苟取臨卒之日廩無儲粟囊無餘錢棺斂皆僚屬為之平生著述頗多有裰褓法言謹思録忠孝録太極體物論春秋講章東山詩文總若干卷藏于家庭桂既葬君而哀其無後恐久遂沉泯無傳走數千里來吉安奉太守張公所述行狀屬予文以表諸墓古之大賢君子所以名世而長存者未必皆其子孫之傳也其功德名譽足以垂於永久君之所立如此而又有庭桂之賢汲汲以圖其

存雖百世不朽矣故為書其實而使刻于墓上

王用持墓表

君泰和南富里人也南富之王初自太原徙安成之連嶺再徙而居南富代有聞人君曾大父功廸大父思賢父守訓雖不仕而皆以德誼稱君諱維字用持兄弟三人君居次初以父命為叔父守敬後事二父盡孝敬而於兄弟尤篤聰敏喜學雖嘗得喘疾發輒連日乃愈然未嘗廢書以選為邑庠生學成入太學永樂癸卯領順

天府鄉薦明年不偶於禮部會朝廷擇賢為縣令君在選出知蕪湖以母憂去官服闋改巴陵令正統甲子朝京師以老疾乞歸明年乙丑十一月廿七日以疾卒距其生洪武丁卯享年五十九初君令蕪湖地濵大江為畿内近縣達官要人往來無虚日而寛鄙細粗不同且於諸事多趣辦逢迎應對之間易以致毁辱君廉慎自持孜孜奉職無所取於人亦不輕有予人人知其操履有常也反譽之巴陵楚大縣繇稅數倍蕪湖而人多朴

野君則勤以集事而待之以誠視其緩急操縱之於是民皆樂從而邑無滯事乃脩學宫葺宫署治街衢巷道以便行者民養馬于山西所司計丁役之君奏請寛其丁力以裕民有爭鬭致死者官司坐以故殺當死君為辯其實誤得不死其善行多此類及歸榮故鄉享天倫之樂與宗戚賔客杖屨從容於溪山之間乃不虞有子孫之悲而疾病加焉雖知天命之無常而樂非其樂矣大夫君子所以為君惜也君娶盧源温氏有賢行子男

六女一孫男闕諸子以是年十二月辛酉葬于同鄉之金星岡至是其甥歐陽熙為進士在京師以致仕御史任公敬敏所為行狀來請文表諸墓上予先世丘壠在其鄉於諸大家最相善若南富王氏若歐陽氏則又有仕宦婚姻之好為之銘墓亦多矣則於表君之墓可已邪況其德行政事有足以表於後世者故為書之俾刻於其墓之原

太常寺丞李先生墓表

先生李氏諱東字方曙其先南陽新野人後徙漢上高祖諱文亮元累贈中奉大夫太常禮儀院使追封楚郡公配張氏累贈楚郡夫人曾祖諱壽椿字子春累贈榮禄大夫河南省平章政事追封楚國公配鄭氏累贈楚國夫人祖諱士瞻字彦聞元翰林學士承旨封楚國公至正末言事切直有傳在國史配何氏累封楚國夫人考諱守成字繼本至正丁酉進士官翰林檢討兼奉禮先生其子也國朝洪武初因家順天之東安而教授於

雄邑時有親在堂先生力貧以為養而篤學不懈遂以明經舉為新城訓導歷教平定江浦江浦有司以事累先生時都御史雄邑劉觀為刑部尚書自謂先生父乃其父門生欲貸之以為德先生不義其所為曰吾以誣至此而誣終不白寧坐誣去不願苟免也懇自誣服徙雅州遠惡地凡歷四學而處之泰然日進諸生講聖賢之道使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言行而身化之諸生多有從者仁宗皇帝在東宮念先生父嘗侍經幄謂侍臣

曰李東吾師之子也名見文華殿命講大學稱旨擢拜左春坊清紀郎又以其純誠可用陞行人司左司副尋出判泰州未幾復名還欲用之使俟命會有國哀竟不果洪熙改元詔下舉賢羣才彚進劉公典憲勢尤盛力欲援先生進取且求昏於其孫先生語人曰彼大非吾偶也薛御史亦欲以先生薦先生薄其為人皆力辭及劉公事敗謫遼陽凡與親厚者皆避匿獨先生仍往來其家為治行且命子仲奉白金為贐君子謂先生有常

德不以用舍貴賤易意真古之人哉先生自幼寡欲有清操嘗與同輩遊得遺金環於路讓不取竟棄之去又嘗於容城道中得遺券直白金十餘兩坐待遺者還之乃去在行人司時同列有使外國歸者遺以犀象珠璣等物皆郤之為檢討時劉公自謂親愛每遺以絨纁錦綺一不受灤州一隸獻鶉數百先生惟取其一而隸以為榮人用儗諸劉寛先生為檢討秩滿即欲去戶部尚書郭公資雅重其為人留之曰先生家學承上眷久

累欲進用而未果今考滿當陞盍少留以俟恩命乎先生曰吾老病當去敢貪禄邪時仲子伸為容城教諭季子侃由進士拜戸科都給事中太常寺丞先生於例當得封即以侃貴棄職就封往容城就養天順元年正月六日以壽終于侃之官舍距其生前元至正庚子缺月缺日壽八十八先生早喪父而哀慕終身奉母陳夫人尤極敬愛未嘗違於禮而儉薄自守確然有古人之行鄉之人士謂先生持已清奉親孝私謚曰清孝配陳氏

有淑德封孺人子男三長僕次教諭伸太常丞侃也伸娶宣聖裔孫曲阜孔氏侃娶江浦張氏乃德清令張侯之女今吉郡守瑄之女兄與僕之婦王氏咸執婦道孫男十曰官早卒孫婦任少無子截耳誓不再嫁次皆讀書為士人永樂之初予竊第來京師得陪縉紳君子餘論而知李氏文學之盛遭遇之久仁皇帝眷待先生之隆而惜其用不極其效不大顯於世茲福澤之及後嗣者皆其所積之餘也先生往矣既葬于容城之原孝子

令孫尤欲表著其德以示永久而以兵部左侍郎固城王公所述先生行實因予郡守江浦張公求予文表諸墓上予不得辭乃序次其事使刻諸石庶百世有考焉

太守王侯妻盧氏合葬墓表

王侯名昪字日初昔與予同取進士累官至撫州知府其持己端潔而臨事明斷睟然有聲於當時然尤好學不倦嘗自謂其質雖不敏而專確有常曾子吾師也號其菴曰魯菴以自勵而文學政事日顯赫有名士大夫

歌詠之滿九年人慕其德不忍聽其去請於朝陞秩正
三品食其祿以治民又三年以老辭歸年七十一而卒
凡所履歷皆有遺愛在人人思之不忘妻恭人盧氏龍
岩大族自少讀女訓知禮義婦道母儀為宗族楷法常
戒其子彝勤讀書謹規矩苟得祿仕尤須清慎以繼美
前人孫弼為縣學弟子員尤懇懇教訓當效爾祖以振
家聲待衆子孫仁愛均一處姊姒尤和厚内外親戚尊
卑貴賤雍睦無間年七十七而終缺年缺月缺日諸子

彛等以禮合葬於其之原以予與侯有同年之誼而二親之德未有文以傳信後世乃具其事實以請於予予與侯交處數十年然出入中外未得盡其好而亦不可謂非知已者今求於予豈可辭君子觀人當務其大者侯之學以曾子為師而盡心焉其學不既大矣乎恭人之教於家切切以讀書嗣先業為訓而他之卑冗不與焉其教不亦美矣乎以是二者刻於墓前之石子孫能繼而充之雖百世有耀矣是為表

贈同知任君墓表

永樂戊子廣西開科取士龍泉訓導任君典文衡得士為多歸次英德之波羅港得疾醫弗效士大夫皆惜其才行端潔而年不永君亦自謂非不能謹疾而止於此命也使其僕歸告母云已不能報恩而以兒女為累言訖大慟而卒是年十月初五日也君名敬立泰和人世以儒醫著稱五世祖顯叔仕宋為文丞相兵馬醫録曾祖廸吉以經學有名祖光德父保宜皆不仕君保宜弟

保冲子也生始七月光德命為已孫故遂為其後自幼警敏才氣不凡從鄉先生蕭尚仁父子學深有造詣聖經賢傳靡不通貫至於醫書尤精究博覽得其旨趣年十七部符下舉堪任醫職者縣大夫廉得君進之吏部以為能授泰和醫學訓科其所治多奇效洪武末頗厭雜煩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㒸乃援例求退蓋七年而後罷益肆力於文學而德業益進洪武已卯以書經試有司不偶江西藩憲大臣有嘗竒其文而惜其去者

命學校教職有缺保任之於是南康贛州龍泉聘幣交至君以龍泉便養乃就職其諸弟子受君之教日就月將心悦誠服六七年間業成而領薦者十餘人所著有易經解題日新堂集諸生傳誦之母夫人嘗躬紡織以衣君蓋欲勵其所業君輙以易書遺諸弟用廣母之意鄉邑稱君為賢師而尤稱君之母為善教至是君卒而母存聞者莫不哀惜之君生於洪武癸丑七月十九日享年三十六娶韋氏子二能讓能恭能讓由太學顯今

為直隸太平府同知有最績朝廷推本於其親追贈君奉政大夫直隸太平府同知予少君七歲昔嘗從君遊見君之學問文章所以應人之求者其才思敏捷如水湧山出至其應事接物高下緩急先後予奪投機應變其智不可窮而亦莫有忤於物當時君子以為君若得顯位其德必有大及於人者乃止於小試而略見其端豈不誠可惜哉能讓以君卒之年十一月十二日奉葬于梘岡高祖兆次今年予以致仕歸故鄉能讓見予於

太平以君之墓文來請曰先君之葬五十一年矣墓前之石尚未有文以昭德垂遠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幸蒙朝廷大恩追封第五品赫然驚人其功業雖未盡施於生前而德善猶可表著於身後先生嘗辱眷知敢請一言表于墓百世之下先君雖沒而猶存者先生之賜也予聞之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能讓可謂明而仁者矣為人子孫承先世之美而益充之則其顯榮光大豈止百世而已哉故表諸其墓

毛處士墓表

予以老病乞歸多閉門謝客知己者罷往來甚適也一日忽家人報曰豐城毛御史以憂歸來見予念不可以慢致咎力疾出見之雍容有禮相勞若如平生予敬之明日又來請曰先考孝弟忠信好善樂義所以賴庇其子孫而施及於鄉之人多矣今既不幸將葬于某原得南京國子祭酒吴先生為銘納諸壙然其善行可紀者若又表之墓上豈不益彰徹顯聞此不肖孤之志也敢

請於先生予辭不敏至三四不獲辭按狀處士諱缺豐城故家居其邑之孝弟坊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而皆以德義聞於人其祖考嘗置南園草堂及橘林書屋大作宅宇闢田園延明師以教子孫未就而去世處士繼之愈於前歲甲寅大饑處士發廩賑濟自近始人或謂其要譽處士曰吾豈好名者哉蓋所謂篤近而舉遠耳凡其鄉里皆周施無弗及雖大寒風雪餓者過其門必躬視給食無倦意死無以葬施之棺與地俾

藏焉於是人信其仁處士生有美質英偉異常流好馳射以為樂弱冠始折節讀書從撫進士黃絽烈學未成乃遣倫遊郡庠遂取進士致通顯先是處士弟鍾靈官四川長子縉幼不能隨以往處士教育俾有立外弟黃節早喪親扶攜成就俾力學取進士入官有盛名在郎曹其能成人之美如此人皆稱譽焉配茌湖李氏子二人長曰倫即御史也次曰儉庶出也孫男一其脩身正家厚姻戚睦閭里內外相成之道備矣不悉書書其大

者焉昔者聖人之教孝也蓋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為孝之終人皆知而行之毛氏子孫篤不忘既勉諸身而又以諗諸人蓋欲致其孝於遠大而後已此聖天子之志也今命官錫誥以寵臣下必曰勸忠與孝此其志可知矣上之勵下下之事上其志同則治道entity矣予既嘉其志而欲勉其大則安可不為書故序次成文使表於墓上以俟

旌義楊君墓表

楊君諱旦字廷暹別號暉菴泰和之義人也景泰中歲饑上聞以為憂詔廵撫大臣民有出穀二千石以助賑濟者旌其義於是廷暹首應詔而勅書冠帶鐃牽酒醴之賜併及之鄉邑以為榮而他鮮有及焉盖楊氏自宋以來好仁篤義讀書力學以取進士有名于當時至今而家益盛予初聞理定而知其世又嘗識君大父世忠而與其考南軒君遊最莫逆永樂中簡閭右民實北京有司以君大父名往南軒代之凡其大父所事皆付

之南軒而南軒之事則盡以付君二父得從容佚樂而無憂者以君之善繼述也久之縣大夫選為萬石長君洗手奉公事以辦治凡上之欲濟民與民之求濟於上者必自富室近民者始君嘗曰上好仁則下必好義上以仁感則下必以義應故凡發廩以佐官而楊氏必先焉凶年飢歲細民無失所者頼其濟為多南軒嘗以濟衆受賞矣而繼之以君積善好施豈一世一人之美哉且其言行尤為人所敬信人有不平質於君得一言無

不悅服蓋行義取重於人如此天順辛巳正月四日以疾卒年六十一鄉邑之人哀惜之初娶金洞廖氏早卒而以白沙蕭氏繼有賢行子一人曰徽慎重好禮君子謂能世其家徽將以闕年闕月闕日葬君於其原合族之長者與羣從兄弟謀曰吾父承世德而行誼罔不聞人之敬愛者篤矣今乃不幸其哀誄加焉貴州憲副樂公既為之狀前戸部尚書翰林學士蕭公銘其墓矣若復表于墓上豈不益彰徹顯聞衆皆曰然於是相率請

於予予老且病不得辭然聞之禮曰先祖有美而不知
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徵於先徳可謂能知之矣而
欲托予文以垂不朽豈以予言之訒而可信於後世哉
故為序次其事俾揭于其墓之原

旌義郭君墓表

郭君字東維泰和鷹溪名族也其先之長厚君子曰學
孔九章仲端者予皆未之識惟識東維於北京蓋是時
太宗皇帝徵天下閭右民實北京必豐財而淳行者乃

在選泰和令丞謂君累世為豐家且急於義而恤民隱是足以應詔即以君父仲端甫名上君聞之奮然曰吾為子可佚居閒處而以遠役勞父乎即束装就道至北京著籍宛平宛平畿内縣賦繁役重始蒞籍者多難之君從容辦治才優識敏事雖叢脞而應之乃若簡而有餘鄉之賢士大夫官于朝者閒暇過從又能款洽以為樂而君之稱譽日起二親聞之懽焉以君之能共子職也久之君念去親遠無他兄弟備養且朝夕奉公者一

人之力足矣乃厚資其家人俾代役而歸省焉仲端甫
喜萬安蘇溪山水之勝徙居之君歸而相其志貲產益
饒正統庚申朝廷脩養民之政慮水旱之不時令富家
巨室有能出穀二千石以佐官備賑濟者賜勅旌之為
義民君欣然奉令而享其榮矣景泰癸酉大臣廵撫江
西而民事尤急奏請仍行是令能奉令者錫冠帶以寵
之而君又蒙其賜人謂郭氏謙約節儉與其家而寛厚
恭慎以奉上宜其積慶長而延譽遠也君孝於親厚於

宗族鄉黨周窮恤匱不間疏戚智略過人而退讓不伐
廣薦溪舊業以奉先建蘇溪新塾以教子而諸子祥臻
等聰敏好學篤志勵行以順適其意皆君之德善所致
惜未見其成而遽以壽終豈天姑畜之而將大啟其後
邪君生於洪武缺年缺月缺日而以天順戊寅十二月
二十八日終年六十七娶鍾氏國子學録啟晦之女有
賢行子三女二孫男六祥初等將葬君于某處既得吉
矣復相與謀曰先考之葬憲副歐陽公述其行前戶部

尚書蕭公銘其墓矣若復表著其徳于墓上則傳之耳目豈不益彰徹不朽衆皆曰然乃來求予文刻焉予聞君子之所立當務其大者其細不論也彼憚涉歷登降之勞而遺其親於劬悴煩擾之地惜簞食豆羮之費而視窮餓困苦者不一動其心皆鄙人也君不遠萬里以逸代勞務使其親安於鄉里熙然自得而無憂又累發千鍾之粟以施賑濟利貧民使皆有養而無失所者其徳善之巨細可知矣夫安親者厚於仁利衆者和於義

仁義立而褒賞行恩命之隆冠服之美所以榮令而耀後者有窮哉魯叔孫穆子所謂立徳可以不朽君幾是矣故為撰次其行使揭于墓之原

彭教諭墓表

先生名顥字士淳泰和月池里故家世以儒顯曾祖徳聲祖叔介父彦晦皆以行誼為望於鄉邑叔介嘗丞香山尤髙潔不羣人稱之先生受其教能刻若自勵既習易書二經又與從叔伯鍊講春秋通其㫖要四書百氏

皆深究密微而尤注意於性命道徳之藴為文章汪洋演迤理達而辭順學者爭師尊之永樂庚子領鄉薦不偶於有司久之得巴東教諭巴東僻陋士不知學學幾廢先生乃出巳財為倡拓基址興學校嚴立教條不避寒暑日夜訓勵諸生使學而諸生始知有科目之榮向意進取而先生不及見其成滿九年調吳縣教諭縣附郡多達官往來諸生率以迎送廢業先生毅然以師道自任専務講學罷迎送衆知其嚴於繩檢也皆是其所

為諸生從教而有成者亦加於昔凡歷兩縣廟學之所宜務者無不治嘗校文四川河南有得士之譽蓋人無不稱其公者先生孝友忠信恭已愛人繼祖母父母皆壽九十事之皆得其懽心處兄弟宗戚盡其道其教學者必以誠而人之於先生無不篤於義者先生於洪武缺年缺月缺日仕二十年以老告歸又缺年卒於天順戊寅閏二月十三日享年七十二配孺人南溪蕭氏贈戶部尚書養心先生之女有子四人銓寛粟相相早卒銓

粟皆以儒被薦受官孫男五諸子既葬先生於所居之南園孺人之弟前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孟勤銘其墓矣又俾予為文表于墓上予聞之朝廷建學育才以興道致治而師為之本達官要人往來者又有以警其惰課其功則教成可冀也然為師弟子者多樂弛縱好佚游典教者以其適已而不知檢達官往來者以能佞已而任其意肆然自放不至於廢學者蓋鮮有如先生之篤於教以舉其職非守道不回之君子哉是可表也予與

先生有世好豈可辭乃書其事而使鑱諸石以勵來者

贈御史楊君墓表

君諱熙字舜民别號水南居士其先汴人從宋南渡家餘姚大父世延父子昭皆有隱德而不仕君天性孝友持身謹飭與人處循循恭讓人無不敬愛君者永樂中有司推長其鄉糧賦君所施最有法洗手奉公無一毫横取人亦感君之惠而事乃先集縣令佐稱賢焉性尤剛毅人有過面斥之諸子或有闕悮請改輙從寛懷坦

亮愛人容衆常曰改過君子之道也君子不貴無過而貴能改過平居一言一行必以聖賢為師法切於教子延福州府學居憂訓導諸均輔為之師缺年缺月缺日君有疾飲藥而加劇召諸先生及所親愛入卧内告曰死生常理耳棺斂之用備足矣吾慮諸子輩為異端邪說所惑而得罪名教請必以禮正之又顧諸先生及諸子曰先生服闋當入京此子頗可教願以從行得徼終惠生死不敢忘言訖悲噎不勝左右皆泣下良久而卒

無一語及他君子謂君達於道君生於洪武壬戌十二月十二日卒於正統丁巳五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六葬于黄山岡之原無違禮初娶本隅朱氏有賢行先卒繼室以祝氏生五子長文壁次文珪其三文琳戊辰進士拜雲南河南兩道御史陞江西右參政其四文奎由懷才抱德授河南封邱丞其五文球浙江憲司承差既滿而未任人謂楊氏世澤厚故其子多才而亦善教所致也參政君既取進士兩拜御史有盛名而江西實大

藩聲名文物蔚然當衆望君又為賢佐今聖天子在位求賢圖治有才者必用有功者必賞榮其身顯其親而至乎其極蓋累累有也君初為御史已蒙榮寵贈父為御史矣玆陞佐大藩職三品篤於忠誠以大其功業則恩命之隆又可計日待也君以予為相知求文以表親之墓予嘉其舊績欲勉其新功而進脩不已焉故為表於墓上

蕭氏合葬墓表

永樂十年泰和南溪蕭鵬翔與弟鵬漢以其曾伯祖德軒君其祖立齋君之墓皆歲久且圮大懼不足以妥靈於遠乃以是年十二月初十日即其鄉沓壠之原啟德軒君之墓繕治之易棺衾葬焉且以其配劉氏祔于左又自其里兩口塘遷立齋君之骨以祔于其右既卒事則相與謀曰惟吾蕭氏自長沙再徙至于南溪其蓄德儲祉以敷遺其子孫者既勤厚矣惟是二祖實有德善義烈趾美前聞人而加植于我後嗣今合葬于兹雖納

誌於幽堂若又以其行著為文章以揭于墓上豈不益顯白於禮宜可衆皆曰然乃來求文而刻之按德軒君字子道祖曰舜卿父曰祥甫君姿貌魁偉而襟度豁然自其祖父時久以多貲雄鄉里至君而益盛然終不以此驕人平居篤於為善如飢渴之於飲食孝弟之行充於家而達於其鄉成人之善惟恐不至周人之急亦惟恐不及歲嘗大旱鄉黨幾散亡君發盡所有全活之然卒未嘗責償也故當時無少長愚良皆謂君有德以至

治癸亥三月初十日卒年七十君一子信可早卒乃以其季弟德濟為後時俗然耳德濟一子即立齋君也立齋字志立益闓爽不羣其脩於己而見於事者蓋不異德軒君見義勇為不擇利害為趍舍尤多智策欲有以自見嘗讀光武諸將傳慨然嘆曰使吾從事其間功名豈少哉壬辰兵亂傍近縣皆寇壘數侵犯泰和監州達公最知君檄君以鄉兵守北門君以恩信結衆心人人為盡力未幾吉安失守守臣來奔扣北門君以大義詰

之拒不納及監州傳言納之君乃納於是監州益知君果可用也當是時泰和城獨完以忠義著稱者君與有力焉監州沒而君亦老矣以至正丁酉三月廿三日卒年七十三有子三人自新自明自成皆已卒孫男五人鵬舉為蘇州府同知山東鹽運副使鵬南鵬起亦已卒其存者鵬翔鵬漢曾孫男二十人源本煇金潭基壂派堅堅錀榦甃鎡壁堡墅煒焯焜而本煇潭基派堅錀壂皆早卒嗟乎二君之行美矣使其顯於時推其所有而

大施之豈不益可稱道哉而不幸卒于幽隱君子蓋多惜之然自其沒至于今百有餘年鄉人父老聞其名者猶為之低徊感慕而君之子孫被其遺澤亦皆習於詩書禮義之訓足以世其家而益大其門古所謂位不稱德者必有後福其是之謂乎故為書之以表于暮使人知蕭氏如此其盛者有以也

處士羅宗汾墓表

處士羅氏諱濟字宗汾其先金陵人四遷乃居泰和仙

槎鄉處士曾大父達可又徙雲亭之夏逕今為雲亭望族大父壽遠父仲贇皆不仕而皆有隱德其貲産甲一鄉處士幼聰敏喜學有志於用會其兄卒而父且老公私諸務日滋不克展其志孝事二親祗勤不懈晨昏奉養能得其懽心至於奉先尤極誠敬歲時祭祀必中禮節遭親之喪哀毀如制鄉黨有故極力振助常長其鄉糧賦一以寛厚為本他人或計贏利而已則損以裕人貧者遂以代輸與朋友交篤於信義親戚之間亦極仁

愛凶歉之歲人有假貸者賑之不責償或穀粟已乏則與白金官雖命償然處士終不取如是者二十四家兄宗齊及子京早卒處士厚撫其孤煢俾全其節義諸孫箴箎樂學者皆資給使學俱有成士大夫過從相與款洽連日無厭倦皆見於吟詠承先貽後之計秩然有條理年老倦勤乃以家事付諸子孫而從容燕樂悠然自得也天順巳卯六月二十五日以疾終距其生洪武丁卯七月七日享年七十三而有子京廣序孫纂籍箴管

曾孫賞貯貽貢配蕭氏有賢行父母舅姑内外姻戚莫
不讓賢焉先處士九年卒年六十三至是子庠以江陰
致仕知縣曾貫所述行狀請予泣曰先考妣實同有令
徳以興其家不幸而母先逝不獲同享其福於悠久心
實痛之葬于里中天井坑之原久矣今先考以庚辰正
月初四日葬于井塘之原欲啓天井坑之封奉先妣之
殯往合葬焉神靈有知宜必安於此願賜一言表諸墓
予聞羅氏之先皆惇本尚實恂恂然有淳行其前之往

者皆不及識若處士之父仲贇甫與其兄宗齊子嘗與之接而知其為人蓋無愧於好善樂義之君子其儀於家孚於鄉閭里巷非一日矣年九十而終曾玄之孫繩繩蟄蟄豈但為士而好善之效天所以報之也閨門内外亦有好徳勵行而成其美者積善餘慶將益盛故為序述而使刻之俾永有聞於後世

澗泉蕭先生墓表

南溪蕭徵士士敏既以永樂戊戌之冬改葬其祖澗泉

先生於五十一都池下矣後三十年為正統丁卯而士敏之子瑱仲等復相與謀曰曾祖之葬既有銘以納諸墓若又表其徳於墓上豈不益明顯而延聞於世乃以書來北京請予文以刻諸石予生也後不及識先生永樂初入翰林始得與士敏相接觀其孫之賢固已知先生之善矣則今日表墓之請可辭邪先生字叔明澗泉其別號國子學録蕭先生子所嘗作詩歌詠之其先世出湖南祖覺仕楚為軍廵判官避馬氏之亂初徙泰和

之早禾渡四徙而後定居於南溪傳至先生已九世曰漢卿仲寛德英其曽大父大父父也皆以隱德弗耀先生為人簡重好學素負剛毅直氣有志於時用適元季兵亂奔走避難無寧歲逮國朝混一海宇平靖而先人之田宅皆已廢燬先生乃力謀於恢復及家道振而先生老矣遂無意於出縣大夫知其賢舉為耆宿而咨政焉鄉人德之者衆一時士大夫多敬禮之是宜乆生而不厭乃以洪武辛未五月十三日卒距其生元祐庚申

九月十八日享年七十二配曾氏繼梁氏子五人南亨道亨曾出利亨文質文美梁出女一人嫁詹宗繼孫男八人士敏其一也曾孫男缺人嗟夫江河之流不已者以其源之深也蕭氏自軍巡判官之後至德英十一世皆以隱終其積之甚久而源固深矣宜其於先生發之乃遭時不偶抱才以卒及士敏始以善書徵而見用於世亦顯矣今其子若孫又相繼以文學出為教官方興而未艾其傳果有已邪然則蕭氏之盛固其累世之積要亦先生有以培

植之矣是宜表之以示其後人且使之勉於善繼云

行狀

故香山縣丞彭公行狀

公諱豫字與智别字叔介其先由長沙徙居泰和世以詩書顯名六世祖惟孝君博學有文宋光宗時詣闕論時政獻賦一篇以諷光宗大竒之友人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謝諫議諤交薦其材可用有詔特補一官君不受而歸自惟孝君至公之曾大父景望皆以學

行有名位于時大父順翁父德聲府君始隱居不仕以行誼稱元季之亂寇逼州城民大恟府君以鄉兵助州守破走之鄉人頼焉娶瀘源蕭氏女而生公公少好學問勇於自進嘗受易於安成劉雲章先生究隂陽消長之理性命道德之源慷慨自負意不至於大成不止也金州守嘗以才行薦公公不為起與其徒日講論磨勵以成其學而名聲益彰徹不可掩南雄守辟公為教官公又辭不就而萬安縣學復以幣走館下聘公為師公

念不可終拒也故公遂為萬安縣學訓導日進諸生講説周公孔子之訓言喻而身化之在學六年諸生皆用有成以言事擢授廣州府香山縣丞香山海邦也素號難治前為縣者率以重法繩之卒亦未臻理也公至寛其教條省其刑罰廢弊具舉流亡四歸其俗以男女質錢久則没為奴婢民多所不欲者而莫與直焉公為復之者二十餘家民有腴田若干頃軍帥利之誣為閑田以給軍府檄縣割畀焉公曰帥欲病吾民乎吾在此田

不可得也帥不敢逼邑南際大海倭奴往來為民害出沒海中飄忽若風雨民無兵備且不虞其至莫有能禦者公教民樹柵積石以待又以策獲其舟於是始有所憚不敢近俗善蠱人被毒者輙死公廉得之徙其家後莫有犯者大猾陳甲李乙嘗持吏短長摇撼以為己利因得肆其姦莫敢誰何公獨發之乃又以語言撼公公不為動卒寘於法退而伺候公所為將中傷焉久無所得乃大服不敢復有意干公歲大旱祈禱皆莫應公曰

吾無以文為也乃謝去里巫躬率父老百拜籲天以與民請命不二日雨大注歲得上熟明年旱復如之邑中灾且及廨舍公叩頭言曰廨舍者錢穀甲兵之籍皆在焉有不幸不惟吏得罪將大擾於民俄而風返火滅得不焚凡在香山九年洗手奉職信心以行不視難易為避就抑强暴植桑良平征徭興水利公無負租民無遺便邑人皆稱誦之又以其暇日教諸生諸生服公訓遂有以科目顯者公之所為類如此可謂豈弟君子者矣

永樂六年以老病告于朝乞致其仕天子憐而從之將歸而疾大作醫不可愈遂以十一月二十二日卒于贅善梁君之官舍獨有孫軫與其從孫詡況在側焉嗚呼痛哉公生至元戊寅九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一初公處而未仕也執親之喪不酒肉嬉笑者三年人以為有子羔之行其於宗族尤有恩意嫁孤女之無歸而賑其貧不能存者平居教子弟與鄉人之子弟必依於忠孝義所當為雖犯危難不顧也其為里中長復民之冒

姓者以教其孝戒民之誣善者以教其誠征稅於民不過取以自利民貧不能輸者以已貲代焉不足則破產不自悔人皆以為矯而君子以為仁其面目嚴冷望之凜凜可畏然能别善惡以為好惡故君子咸敬愛公而小人或忌焉蓋公以聖賢之道存於心而以剛介潔廉行之故其窮達之所施有以大過於人也平生工為詩才力豪富而意氣奔放不可禦憂悲愉樂皆於詩發之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初娶蕭氏處士蕭宏亮女得婦道

甚克成公之志再娶王氏時氏有一子曰啟蕭出也孫男四人幹耒顥鉉皆讀書有士行幹號哭奉公之喪以歸卜葬焉以直嘗辱教於公知公德為詳且世有連也故授公行事俾述焉將求銘於立言君子誼不得辭故述其梗槩如右云

張宗震行狀

公諱震字宗震姓張氏其先有諱煥者自廬陵徙居泰和二子長曰櫄次曰槐應宋季時槐應以進士釋褐第

一櫝入元為江西醫學提舉是生才甫才甫生文仲為醫學正文仲生徳翁則公之曾祖祖父也公自幼力學為儒於諸書皆務熟讀暗記而又習於醫年十四喪其父獨與母居遭元季兵亂故業蕩無存者公劬力經營復作堂以事母朝夕承候起居奉順顔色而親調其衣食寒煖之宜務以悦親之心退則以所學教鄉人子弟怡然自樂也國朝平一天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縣令丞以公應詔而非其志懇以親老辭不獲又辭於府亦

不聽至江西行省日伏庭下乞歸養許之公歸益自晦不求聞於人而所以自脩者益篤歲辛酉邑中大疫兄宗益病且殆而沴氣愈盛家人莫能與譙言有嘯於室者他子弟稍避去平生親友莫敢過其門公獨留事之不去或勸公少避公曰此吾兄也使果有鬼神吾終不以愛兄死矣卒不去宗益死公以禮治喪哀哭且扶持其家人卒皆愈公亦皆無恙以此益見重于時公既失其兄其屬人皆倚公公亦懇懇為之盡歲甲子隣邑寇

犯泰和公亟攜其兄之孥與妻子族屬倉皇出走不能顧其貲至於貧甚然公意恬然獨以得安全為喜賙之盡其方妻子皆化公所為無彼此言者卒撫育其孫姪使皆有成今教諭休寧曰孜者其長也公事父母極孝敬嘗侍疾晝夜不解帶湯藥必親嘗而進治喪奉祭皆盡禮然尤恨不得久於養每念之輒悲痛至於老而猶然所謂孝弟忠信之道既以脩於已而又常以勉鄉人鄉人素慕公之行而皆服其言莫不以公為善人長者

其於朋友重信義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平居寛和簡靜未嘗以言忤物以色拒人家雖不甚豐而樂以餘財振人急雖負之不責也初公之得勉而歸也惟以醫術濟鄉里既老而術益精而應人愈不倦不以寒暑蚤暮貧富遠近疏數為辭或以公汲汲為勞公笑曰吾豈為利哉醫者仁道也仁豈有間乎人以死生託我汲汲猶恐不逮况不汲汲乎蓋公之存心如此故一時危急頼公而全活者為多永樂丁酉五月十八日以疾卒

其生元至正戊寅十月初六日享年八十娶彭氏邑中望族有婦道甚子三人曰昭曰省曰敬女一人嫁曾勉早寡孫男缺孫女曾孫男女缺曰昭兄弟卜以缺年缺月缺日葬缺鄉缺原命缺狀公之行將求銘于今之有道而善文者以託不朽焉嗚呼若公者誠不可使無傳也而直之先大父竹亭先生於公配為内外兄弟直視公蓋大父行也知公徳不誣故撰次如此云

先公行述

先公諱缺字缺　姓王氏晉司徒導之後其先自金陵
徙居泰和世爲衣冠之族代有聞人高祖芳洲府君妣
曾氏夫人曾祖天隱府君妣劉氏夫人祖臣則府君妣
彭氏夫人考竹亭府君元季授福建行省照磨改吉安
路治中俱不受以經學教授鄉里妣陳氏夫人繼李氏
夫人先公生而秀偉穎悟絶人幼受學于家日記數千
言甫弱冠於四書五經諸史悉通其大義下筆爲文思
若決河既長聞安成劉雲章先生嘗從虞邵庵先生講

學得圖書太極之藴遂往從之盡傳其所學雲章先生亟稱之以為不可及及壯浩然有四方志時先叔祖啟翁先生由監察御史僉憲廣西先公遂往省焉度庾嶺過蒼梧憩桂林久之啟翁先生改知崇慶州事先公乃復下湘水泛大江入三峽遨遊成都覽觀山水之壯已而復還京師友天下之賢既歸而學益超詣文益閎肆鄉先生陳心吾見之歎曰此漢唐之文也為序之洪武十五年朝廷聘求賢才與論治道邑大夫時習首舉先

公應詔既至京太祖皇帝親見延問又與論太極皆稱
旨時天下賢士至者凡一百餘人上御奉天門試其經
學及時務之要以先公為第一且命公次第其餘以進
上益以為可用既而授廣東按察司分巡雷州府海康
縣試僉事先公慨然思有以報上知遇始至問民疾苦
與凡利之所當興者即建言振究滯恤孤寡防海冦與
海北鹽法之弊凡五事又言宋冦準在雷州嘗開渠徑
城中引特呂塘之水以灌東洋田萬頃在元時海北元

帥府以兵守水閘而海北廉訪司掌其扃鑰以時閉泄歲獲大穰今塘淤渠廢而東洋之田多旱民病之請開浚以利民會罷分廵僉事例名還京然其所言皆次第行之吏部將改授官上曰江西秀才王某頗讀書以為工部主事使時與趙尚書論學而先公不知也既至工部趙尚書始諭上旨先公益加感激其於職事早夜盡心無有曠鈌未幾以先祖竹亭府君憂去官歸明年先夫人卒又明年先叔祖啟翁先生卒既連遭家難遂坐

起復後期謫居安慶者十年先公安於所遇進退恬然其所處者雖有文武精粗不同然皆謂公有德無不敬愛之者洪武三十二年復用薦舉起先公知瓊州府時瓊守以曠職罷去民皆瘁然思治其長老聞先公來喜曰是嘗分廵雷州王公邪能興利以便其人必能利吾民矣先公至官布仁厚之德恢含弘之量施平易之政民皆安之先是崖州黎民相讐殺府衛皆以反叛聞于朝言黎寇結砦凡百餘勢張甚請發兵勦之兾有所漁

取任事者以為然命亟發兵衛旣受符而先公適至因
逼遣吏為鄉道且以危言撼公先公執不可曰審如所
言則旣數月矣當連陷數城而隣境尚得晏然耶此必
黎人相讐吾自以身任之時府僚皆缺先公知寧遠丞
黃童素廉平可屬事命往察之童歸報如先公言且致
其首事者數人以復朝命衛不得發兵崖州人遂無事
相與感泣曰微我公吾妻子為僇矣先公初至山峒之
民雖嘗聞公名而未熟公之化及聞崖州事皆信曰真

我公也由是凡令下皆奔走懽趍無有後者先公在位清靜以自守日求其民之蠹弊而疏剔之瓊之田素薄收而歲常三穫賦其租以給軍軍中不以時受俟民用乏然後急歛焉常以此困民規利先公曰吾在此尚爾邪命民三獲三輸之軍不得為害凡軍中一切干託有司者皆沮格之其豪橫吏不悦公所為朝夕使人伺候其短陰欲把持之久之無所得衆皆大敬服曰不復敢有意干公歲甲申大旱種不得入土父老巫覡禱之百

方終不雨先公曰此吾責也乃設壇齋戒暴露烈日中以身禱焉明日大雨獨城南十五里江之外尚焦然是夜先公復焚香籲天曰彼民亦天民也惟天其哀憐之明日先公往清瀾浦視蕃船既渡江登岸雨隨注盡夜乃止人號為太守雨是歲大熟初海南之民以健訟聞爭利害如毛髮輒告連數十百人吏因得按舉為姦及民病有司苛刻者輒廢業入生黎峒中吏莫敢誰何自先公至民皆化服無敢以非理相告言者其亡逃而歸

者凡萬三千餘口郡中熙然無事先公乃壹意學校視廟宇講堂補其缺漏撤其弊者而新之課勵諸生季考月試由是賢才輩出視昔爲盛佐吏有新至者怪公無赫赫之威而視三州十三縣之民皆樂生興業無失所者蓋先公於其屬吏嘉善而進不逮故皆有所勸而致然矣先公在郡凡十五年以事朝京師及病不視事者幾半之而教化之效如此此無他先公之德積於己者厚而所以待人者誠故也歲癸巳丁李夫人憂東歸瓚

之士民爭來送公皆拜且泣曰公歸矣如吾民何願公復來安我自城中至海口十里之間不絶于路先公天性至孝事父母必盡其道初家居時祖母陳夫人病先公晝夜不解衣帶湯藥飲食必躬調而敬進之及先祖竹亭府君繼祖母李夫人有疾皆限以官守不得親侍左右則慟曰此吾終身憾也其居喪葬祭皆以禮不為世俗之行先叔祖啟翁先生既罷歸老而無子先公敬事之如父既喪亦盡禮葬祭而撫育其孤女使有歸先

公姿貌魁傑而襟度豁然遇事無所留碍接人無賢愚貴賤皆有恩意於宗族親戚尤克盡其情未嘗言人過失事平生無所不學自經史之外以至陰陽地理醫學卜筮方外雜家之書皆能悉其旨趣至於字書之妙尤得晉人家法故所至之處不特士大夫尊之其自奉儉約雖貴未嘗擇衣食常曰鮮衣美食貪者得之然貪者禍之媒也吾所守者三言循天理而已永樂十四年五月以李夫人服除謁選詣行在而允信侍行時直亦以

扈從留北京蓋逾五年而始得拜膝下六月初七日改
授廣東肇慶府知府屬先有脾胃之疾乃以聞于吏部
請得醫治而後行而不肖孤兄弟不能具醫藥時飲食
遂遘大禍以七月初九日辰時終于萬寶坊之官舍嗚
呼痛哉先公生元至正壬午十月一日享年七十有五
先夫人歐陽氏前進士臨淄知縣日新先生之女婦道
母儀為宗族表法生不肖孤二人女一人適楊子行先
先公三十二年卒繼母蕭氏夫人在堂孫男八人積縋

秫秫秬積稚穆孫女三人皆㓜先公所為詩文千餘篇藏于家嗚呼不肖孤兄弟不孝不天不即隕滅將奉先公之喪歸葬于泰和千秋鄉辛山之原痛惟先公盛德懿行存諸身以及於人者有不可泯若不能顯白以告來世則不肖罪惡益大將無所容故敢述其大略丐為銘文以著不朽荒迷不次伏惟垂仁采録焉不肖孤直泣血謹述

彭先生行狀

先生諱羣字與和姓彭氏世為泰和人曾祖呂瀕溪書院教諭祖方拙號月溪處士父文政皆不仕然皆以學行見重於人而亦以貲富甲一鄉元季兵亂州守達侯結義兵為守備月溪與州之豪傑傾貲以應之是時傍近皆寇壘惟泰和獨完以忠義稱者實侯之功諸公資助之力也及侯卒月溪父子相繼沒而州亦陷于寇倉猝之際骨肉離散先生走贛州龍泉以避難亂定而歸親屬無幾室廬皆焚蕩先生為之號慟及聞女兄被掠

往衡州即徒往購櫝以歸又往安成求得兄子其歸而卒於途先生負其屍行哭求地以葬見者哀焉既而自念曰以百口之家而存吾一人不力學何以昌吾宗乃從直先祖竹亭先生學大肆力於六經子史百家之言為文清婉而有法安成劉雲章先生見之曰彭某所造他日未易量也洪武中詔求賢才與論治道有司舉先生應詔後又以應懷材抱德之徵辭弗就避居廬陵永水之陽鄉人子弟從之者甚衆先生日為講說聖賢之

道所以脩已及人者學者化之郡縣學校聘為弟子師先生皆力辭謂人曰吾豈能舍先人墳墓而從宦乎歲時祭享與論及祖父㦸㦸時未甞不泣下沾襟也居永陽二十餘年乃歸居于南溪之上其從兄叔介先生剛嚴有禮不以言笑假人先生事之如同產怡然道義之樂其於宗族恩意尤厚伯父文明夫婦既沒久未葬先生以其骨往葬瀘源山中夜宿道傍神祠無扃鑰虎闖祠而號先生曰吾所為非不義鬼神有知吾終不死於虎

卒安坐不動虎亦不敢近至旦乃去族弟可永死其妻子貧無依先生分所有濟之曰此其初一人之身也濟之不猶愈於他人乎其家不甚豐然樂以餘財振人急酬與否不校也與人言色溫氣和未嘗有所忤故無賢愚少長皆稱和林先生而不名晚有二子長百鍊次百鈞皆使力學曰爾祖多振施於人有陰德其在爾乎爾其勉之先生生元至正癸未十二月初九日以永樂丁亥五月十一日卒年六十五當先生疾甚時命取平日

鄉人假貸券約盡焚之左右勸留以資二子先生曰吾觀二子必能讀書以自立不必留此累其進卒之後七年百鍊取進士為監察御史後三年百鈞學成將貢於有司未試而卒女三人孫男二人先生初娶楊氏早卒再娶永陽胡氏男女皆其出也先生葬南溪已十六年而墓未有文百鍊痛之使直狀其事將求銘納于墓直之曾祖母乃先生之從姑故先生於先祖竹亭為內外兄弟葢直之大父行也幼時常謁拜先生先生以所聞

於先祖者教直藹然仁者之言嗚呼若先生者是豈可無傳者故述其大槩如此其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云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八